

宋劉子翬著
士礼居藏本

屏山集上冊

屏山集 二冊

葉石君藏本

屏山集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劉子翬撰子翬字彥冲崇安人劉韜之季子嘗通判興化軍移疾歸里築室屏山以終此集乃其嗣子坪所編而朱子為之序序末署門人朱某蓋早年嘗以父命受業於子翬也集中談理之文辨析明快曲折盡意無南宋人語錄之習論事之文洞悉時勢亦無迂闊之見如聖傳論維民論及論時事劄子諸篇皆明體達用之作非坐談三代惟騫虛名者比古詩風格高秀不襲陳因惟七言近體宗派頗雜江西蓋子翬嘗與呂本中遊故格律時復似之也王士禎池北偶談曰屏山諸詩

往往多禪語如牧牛頌云直饒牧得渾純熟痛處還
應著一鞭徑山寄道服云聊將佛日三端布為造青
州一領衫又云此袍徧滿三千界要與寒兒共解顏
此類是也又述子翬之言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時接
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
書乃見吾道之大云云是子翬之學初從禪入當時
原不自諱故見於吟詠者如此云

舊鈔本屏山集二十卷蓋葉石君故帙後歸
士禮居者咸豐丁巳正月得諸廣陵市上

蓬山散吏翁同書



論時事劄子於兵湖形勢指畫了然
於以知此少非迂闊者讀書人極難
得此種議論至其漢書雜論為少
特識亦不免稍迂



屏山集序

人之大倫五而朋友居其一焉可謂重矣哉師道尊人生有三事之如一師之謂也顧不列於大倫者以朋友兼之也是以其服同止於總而已朋友之道親如兄弟相結以誠相責以善相與切磋扶持必期至於有成而後已故古人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後世之所謂



朋友者亦苟然而已予與彥冲居相鄰世相好而臭味又同然予少出遊四方迨中年始獲見於里中潭川之上籍水濱杖屨往來彈琴賦詩商今略古每見必有所益間數日不見則必折簡相招襍被對牀所以啓發蒙陋者多矣其有闕失必宛轉諷諭不但已也予方以親依愜所願為幸乃遽哭其喪是年予蓋六十有一而彥冲甫

四十七以如斯人而止於斯痛念疇昔分好而琢磨之助遂絕望豈不重可哀邪越十有三年其嗣子珩始編次其遺文凡得古賦古律詩記銘章奏議論二十卷目曰屏山集屬予為序嗚呼彥冲不可得而見矣讀其文如見其為人庶可以少紓菟結之思乎彥冲天資卓異而屬意高深於書無所不讀語不妄發與人交淡而耐久初

無所假借鄉人子弟來見必與之款曲告
以孝弟忠信之道而勉其學業由是薰而
為善士者多矣世俗日益偷薄面相諛說
則惟予與汝而已轉背則相非毀甚則相
為仇敵朋友之道不幾於喪乎念死者之
不可作也因感激為之書如彥冲之文豈
假予言而後傳哉紹興三十年六月朔籍
溪胡憲序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
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
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
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
自為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借有
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為開示為學
門戶朝夕誨誘亶亶不倦其後先生屬疾

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俱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旣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厲之

言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銖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間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姪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副皆熹未歸時所留處畫庶事遍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末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位受而寶藏之以至于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授之意抱此

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
力何所復云始取遺墨聯為一編而序其
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修
景行之懿知所跋慕而又視熹之墉情亡
聞以為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
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他卷
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二年
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屏山集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

先生嗣子珙所編次已定可繕寫

先生啓手足時珙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
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
之闕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
矣於是反復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
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譌謬熹以

閉牆洒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為
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
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
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
心也因書其後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
巳七月庚戌門人朱熹謹書

朱熹先生文集二十卷

朱熹先生集

謚議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張磻撰

議曰孟子嘗言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皆以為所性不存
焉所欲者蓋出於人所性者則得於天君子固
未嘗不欲其道之行其民之被澤而有不可必
得者縱得之猶以為吾得於天者不在是也固
有之善根於心積而至於見面盎背四體不言
而喻道行焉而不加窮居焉而不損此則君子
得於天者定分而紆朱懷金之樂所以不能易

顏子簞瓢捭茹之樂也所樂同而所以為樂有不同焉則以內外之分得於人若天者自有不容不易耳味孟子之言遡顏子之樂以窺屏山劉公之學其庶幾有以發之乎公出忠孝之家奇才英譽超乎等夷自其倅莆田捍逸寇楊勅之難與其守臣張當世講切平寇之道與其使盜不作之方固亦足以窺其經濟之大嚮其論維民則曰維其心則治解其心則亂其講經制則曰裁抑之怨特小嗟削民之痛為大憾恤小之體輕忘大之禍重以至革輸納之弊以杜吏

姦擇郡守之賢以化縣令凡若是則莫非經世致理之良籌要法以公之抱負瑰竒而不及見用於世無所見於事業得非道之難行而民之未易被澤邪然公之所性有得於孟子立言之奧者自非知德之士又豈能測識其萬一也蓋公以敬為脩性之門以孝為全性之本於喪父則極其哀慕於事繼母則盡其誠敬推於兄弟怡怡然推於朋友悃悃然皆其孝敬之至也而其深造自得之妙出於言語畦徑之表者則有易之復焉自其視聽而知復則不蝕其明不流

於聲言動而知復則匪易匪輕悔吝不生以是
四知為立言之標的傳道之宗旨也故以忠肅
為之猶子則得其遠者大者以晦菴文公為門
人得其精者微者公之所性在乎此則世之所
謂富貴利達者又豈得一毫于其所得於天者
之定分哉屏山之下潭溪之上俯仰水石之勝
詠歌得意之餘優游祠官之職十有七年其視
顏子不改其樂盖有不索而獲不言而孚者矣
謹按謚法道德傳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文公
於公固嘗誦其美曰精微之學是以發蒙蔽靜

退之風足以消鄙吝夫學詣乎精微固足以見
其道德之懿其怡然安處靜退者又非自其寬
樂者為之乎請以文公所以誦公者合二美而
謚曰文靖謹議

覆議

承議即秘書著作佐郎兼史館校勘權考功郎官鄭起潛撰

覆議曰自源徂流而後聖賢之道傳沿流溯源
而後君子之論定晦翁學者之師屏山劉公又
晦翁之師我寧考褒美儒先易名曰文而晦
翁之道益尊然天下知尊晦翁而屏山之謚闕

馬沿流遡源君子猶有遺憾建安劉氏三世五
賢以忠傳家公忠顯之季子也天姿卓特於詩
書無所不讀自謂易之不遠復吾之三字符也
嘗曰視聽而知復則不蝕其明不流於聲言動
而知復則匪易匪輕悔吝不生故執父喪則哭
墓三年事繼母則尤盡誠敬怡怡於兄弟悃悃
於朋友脩於家庭者此學也議平寇則使盜不
作論維民則當維其心經制不恤小而忘大州
縣先擇守而化令施於佐郡者此學也復齋有
銘聖傳有論訓誡數百言文字二十卷著於文

字者此學也年甫三十稱疾奉祠屏山之下潭
溪之上獨處一室自稱病翁或終日默坐或詠
歌自適彈琴賦詩考德問業如是十有七年安
於命義者此學也以公之學問蚤奪於年弗克
措諸事業其天乎晦翁表公之墓自叙所以游
公門者具有顛末公始得疾晦翁以童子侍問
入道次第公欣然告之曰吾道之大體用之全
於易之復得入道門焉汝尚勉哉公之學於是
得其傳矣善乎晦翁之言曰精微之學靜退之
風足以發蒙蔽而消鄙吝非淵源所漸自知公

之深者孰能語此太常定謚有取於道德博文
之謂文寬樂令終之謂靖其以晦翁之所以誦
公者謚公歟博士議是謹覆議

有宋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門人朱熹撰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
珣涕泣為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珣不幸蚤孤先
人塋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
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于後而惟先
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唯道之懿不
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
嘗學於先人盍以所見聞者為我書之熹竊伏
原念所以得遊聖人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

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蓋先人
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
屏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
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
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
以告于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
尤以收恤孤窮為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于先
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所以教示期許
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
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

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
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以
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珥重以大
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
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于靖
康之難而歸塋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
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
也先生忠顯之季子諱子翬而彥冲其字也世
系本末具刻于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
負竒才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

務卽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堪吏責遂丐閒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竹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

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竒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為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他所與遊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嘆服深遠自以為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蓋十有七年四為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

微即入謁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
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塋處中外孤
遺人人為計久遠昏宦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
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
詩澹然如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
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
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
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
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
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

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
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
久矣今乃相與言之汝尚勉哉熹頓首受教居
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為文集二十卷娶
陸氏封孺人先生卒無子塋忠顯公墓東三
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刺焉蓋先
生不再聘則以侍郎公之幼子珙為後今為右
修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為次其文而西府建安
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則與有責焉
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而

系以銘銘曰
神心惚恍曰經緯萬方孰握其機
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
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于仕
我止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
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與後人

仰止遺烈

乾道三年歲在丁亥十有二月甲午朔建

宋史儒林傳

劉子翬字彥冲贈太師幹之季子以父任授承
務郎辟真定府幕屬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
幾無以為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
勅犯閩境子翬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
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子翬始執喪
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
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
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
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

屏山集目錄
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
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
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
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
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子
翬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
為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即
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堊處處
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
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

屏山集目錄

卷一

論

聖傳論十首

卷二

論

維民論上

維民論下

維民論中

卷三

論



漢書雜論上

卷四

論

漢書雜論下

卷五

記

友石臺記

蒙齋記

序

送張當世序

送翁德功序

卷六

雜著

示六經堂學者

字朱熹祝詞

遺訓

跋浩然子

試梁道士筆八首

題尤貢明墨

蒼庭筠傳

鬢戲

閒境志

脩祖居上梁文

屏山新居上梁文

招劍文送劉致中

溫公隸書銘

卷七

表

代直閣南劔謝表

代賀天中節表

代寶學白州謝表

代寶學漳州謝表

代寶學謝復宮觀表

代張丞相辭免不允謝表

代翁殿撰遺表

劄子

論時事劄子八首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三首

卷八

啓

賀曾漕除直秘閣啓

到任與張守啓

賀李丞相年啓

賀新憲啓

回耿龍圖啓

賀翟叅政啓

賀呂相公啓

賀漕侯郎中啓

賀新任梁提舉啓

代與趙待制啓

謝鄧倅啓

賀李丞相冬啓

賀謝叅政啓

賀宣撫李相公啓

賀李叅政舉知己啓

到任與祖漕啓

賀新漕徐學士啓

賀知泉州通交代啓

代與趙提舉啓

代與江給事啓

代與李丞相啓

代賀范參政啓

代與李丞相啓

卷九

祭文

祭翁殿撰文

祭翁郎中文

墓銘

致仕祝君墓誌銘

墓表

處士劉公墓表

處士祝君墓表

熊氏令人陸氏孺人墓表

卷十

賦

聞藥杵賦

溽暑賦

哀馬賦

詩

涼月

渡淮

山陰作

醉歌贈金元白

獨坐

次韻盧贊元再喜雪

霖雨

阻風

聞箏作

建康六感

夜飲

遊朱劭家園

孤翼吟

早行

寄嬾菴

老農

次四六叔韻

題嬾菴二首

種菜

晨興

袖刺

醉歌

下灘作

偶步

卷十一

詩

弔史

雙樹

懷致中

棄竹夫人

江山突星石

秋懷

四不忍

雲際贈施子

望京謠

詩寄嬾翁

遊龍潭

田家

沙頭

臨池歌

胡兒莫窺江

和李巽伯春懷

明皇九馬圖

怨女曲

防江行五首

和安汝功採紫竹杖篇

贈宗周賓

巡寨偶書

次韻蔡學士梅詩

禱雨蟹泉

負暄

子魚

郡圃觀醪醪

木犀古風

食蠟房

春寒偶書

荔子歌

卷十二

詩

法石見李漢老

歸田

省拱辰山

士特贈筆

諭俗十二首

清江行

聽唐温之彈琴歌

鷺峰居士遺地黃

菜孫歌

夢仙謠

雲際會劉致中

懷舊歌

夜過王勉仲家宿酒數行為作此歌

夏日吟

菜孫求墨

劉致中惠瓜

白水見梅憶士特

與純臣原仲温其煮魚羹

餘柑

打魚歌

潭溪十詠

兼道携古墨來墨面龍紋墨背識云保

大九年奉勅造長春殿供御龍印香
煤旁又識云墨務官臣廷邺監官臣夷
中臣子和臣卞等進蓋江南李氏物也
感之為作此詩

入開善

白水山賦劉士諫

寄茶與二劉

劉兼道獵

卷十三

詩

觀二劉題壁

入白水訪劉致中昆仲

攜筇

續賦家園七詠

題靈鷲窓

和温其對月之什

讀平險銘寄李漢老

同胡原仲吳公路遊清湍亭賦詩得流字

和熊叔雅四詠

次韻李漢老詩

次韻致明七言

謝方德順古風

少稷遠訪敝廬仍留佳句書此寫懷抱不

足為報也

柳源觀瀑戲胡明仲

次韻明仲遊將軍嶽

寄彭子靜

必源以古風見投詞意甚遠因為賦風吹
原上苗勉其殖學待時也

少稷賦十二相屬詩戲一篇

夜行潭溪上念原仲致中喬年茂元伯

小達皆有入山期以詩趣之言九

再和六四叔所賦十二相屬詩古風

讀曾吉甫詩次韻明仲遊棲雲閣

同汪正夫望鄱江呂居仁惠建昌紙被

任伯顯昨寄日柿不至續以膽瓶為貺

寄茶與汪正夫雲巖竹源二禪招客

寄茶與曾吉甫竹源之集奇仲不赴

卷十四

詩

題大義泉同范智聞賞月

向元伯寄陶爐感白髮

遊松菴宿省軒

過報德菴出山

次韻茂元獨速歌張巨山賦梅因成四首

和似之東燭觀梅行夫寄黃山榷子

劉道祖江程萬丘順甫講易孟子

韓幹畫馬詩
次明仲石字韻詩

寄致明詩
次明仲畦字韻詩

入白水懷士特溫其
胡明仲潭溪三日飲

有懷詩
早飲

次致明泉石軒詩
借致明玉槌事藥

寄魏元履詩
新涼

吳傳朋遊絲帖歌
次友石臺詩韻

胡明仲羅養蒙為悠然集追用前四疊之韻

十七日集清湖
曉起

觀胡文定公手墨
寒中偶書

病中追賦遊武夷
病中賞梅贈元晦老

次韻致明聽琴
過鄴中

卷十五

詩

金陵懷古
會兵

別安子允詩
望楚路

井泉
巖桂

園蔬十詠
次韻盧贊元喜雪

府會次士特韻
次韻士特贈別

訪士特舉和四六叔詩因次韻

分韻賦古松得青字因又贈

六言二首并贈 池蓮四詠

雨歇十種 新灣

汴堤 天迥

葉集之舉士特唱和因次韻

銅爵 中渡

黃江上

送曾彥思減罷赴闕

過楚懷王廟

雙廟

一樹

偶步

離居

有感

程嬰墓

晚宿

畫船

宮亭湖

安仁道中

醪醑

夜坐

靖康改元四十韻

春雨

瀑布

海棠花

策杖

送杜季習四首

劉虔士墳山禮亭

喜誅大將

疊嶂

梅花

和李巽伯

野步

李伯時畫十古圖鄭尚明作詩詩詞多

振絕因為同賦

送原仲之荆南

和士特南浦詩

卷十六

詩

景陽鐘二首

春夜二首

賦雙溪閣

泊舟

劍潭贈李似表

舟中寄似表

次韻張守往華嚴

出郭詩呈張守

次韻張守壺山詩

次韻方學士萬卷樓

次韻吳教授題子應山齋

張守唱和八首

次韻張守述懷

同張守謁蔡子強觀硯論琴偶書

次韻吉甫遊天宮

莫田

石磨

寒澗

秋望

兩山

游儵

和徐從道韻二首

蔡子強挽章

聞笛

投壺

思賢堂懷薛令

燒

潮中

洛陽橋

途中

次張守韻四首

同李漢老登高齋

過丹峰菴

悼李奉

聞韓侯至

次韻張守梅詩

次韻陳成季郡會

古松

出郊

偶書

送惠州史君智聞

柳

鹿鳴燕詩

至日

曲倚

宵長

試弓

次韻張守梅詩

次韻張守立春

九日登北山題

荔子

龍眼

次韻張守醑醕二首

荔子

次施子韻

次韻張守秋懷四首

卷十七

詩賦

次韻蔡學士巖桂

得冲佑命

與温其對榻

書齋十稿

和士特栽果十首

與元仲至交溪橋

山源

春望其樓

書齋十詠

有酒

過東陽

題蓋竹廟

遊北岩

訪原仲

北風

同原仲茂元致和入開善

原仲温其彦藻彦符致明集弊廬

過天竺寺

山館偶題

悠然堂

雜題四首

道中

次彭資深韻

奉酬少稷

宿雲際偶題

贈詹朝倚

雪

隆祐太后挽歌辭三首

徐大著挽詩二首

次韻劉憲詩二首

次韻温其雪

次韻原仲幽居

次韻原仲竹

書事

客路

哭呂倅

贈詹道人

燕子

秋意

屏跡

哭士特二首

讀士特詩集

燕子都二首

下灘詩集

致明惠蓮栽

絕句五首

寄蜀二首

野墅

秋宵

春圃六言三首

卷十八

詩

汴京紀事二十首

長句寄尚明學士

讀韓子蒼呂居仁近詩

題將軍巖

遊武夷山

致中惠瓜

得天台命二首

遊密菴三首

訪原仲山居

與致明對榻

登原仲茅亭

送瓜與胡原仲

菊

黃若達之衡山有詩留別因次其韻

懷遠

梨

築室

絕句送巨山二首

送元仲

致中惠瓜因成二絕句

勸六四叔卜居

贈王周士

杖藜

有懷十首

山寺見牡丹

送六四叔之茶陵

蕭屯訪致中

李似表見訪

致明携酒來雲際

次韻六四叔蘭詩

讀李子忠愍文集

同明誠茂元遊晞真館

入白水次韻温其

宿士特山堂懷似表

過致思新齋

約致明入開善不至二首

宿回向寺

次韻趙清獻陰字詩

次韻温其種竹詩

次韻温其見寄長句

周元仲將出山

伯勝文本袖詩見訪

呂尚書挽詩二首

和立斯行牧牛頌

夜涼

寄題煮茶軒三首

寄題頤軒四首

胡文定公挽詩三首

卷十九

詩

徑山寄生子作道服三首

清泉亭老寄鼓枕二首

贈總上人二首

會蔡子思張叔獻

次韻挹山亭絕句

邃老寄龍涎香二首

次韻温其元日詩

呂丞相挽詩二首

次韻明仲遊北巖

李丞相挽詩三首

無諸策題問顏亡絕好軻沒無傳

次韻一源亭二首 翁仁山受恩歸

題王巖起樂齋三首

寄巨山 寄題觀瀾亭二首

遊密菴 次韻熊叔雅七言

題石井二首 登鸞湖妙峰亭次韻

題吳若愚一經堂 寄如愚珙二首

次韻朱喬年送山老住三峯二首

朱喬年同傅茂元見訪

寄題東明齋二首 寄題清軒二首

有感三首 和黃德欽韻

謝劉致中瓜二首 唐君則賦光壁堂

李佐國携致中贈別詩來戲成二絕

次韻白水梅雪二詩

原仲致中寄梅雪二詩再次前韻

橙子四首 寄巨山

次韻傅茂元二首 次居仁韻

居仁報李季言論養生之益

送致明之高沙三首

次韻新鄉諸公雪詩二首

大年三月書來許訪弊廬

分茶公美子應預為白曬之約

奇仲德華第二轉語皆有旨趣

寄致中因温前約原仲紅釀甚佳

居仁與季言論養生

致中詩戲論詩碁酒輒次元韻

卷二十一 四首

詩

致中招原仲遊武夷

致中手談見知胡漳州而奇仲未有定論

次韻茂元茉莉花詩二首

同才仲入山

寄行夫兼懷如愚珙

致中相拉遊武夷

呂居仁挽詞三首

奇仲和致中碁詩有玄中一著是吾宗之句

奇仲和詩有吸盡西江說似公之句

吳公路作功德院記成

子靜閱僕舊舉子文有詩因次元韻

寄秀乃峯忠老

轉秩奉祠

致明贈茯苓次翁來借諸家易解

寄子靜

夢如愚珙

食鷺鰲二首

次李巽伯韻

送暉侍者之湖南 次六四叔青字韻

題慎儀餘清閣 春興

時中良弼茂元慎儀集水閣

致中晚集 醉醪四首

寄張子平 次明仲涼字韻

晚飲 次韻長汀壁間詩

問明仲遊武夷日 次韻文殊五言

次韻梳坑七言 次韻幽居春來十首

次韻六四叔村居即事十二絕

凝雲堂 次明仲勤字韻

次韻明仲贈六四叔之作

次六四叔韻 祝道人日供梅蘭二首

梅詩呈六四叔 寄致明

拙句謝伯達老友 次韻上梅嶺

詞

葛溪山寄寶學 和明仲木犀花詞

和章潮州南歌子二首

屏山集目錄

屏山集目錄

屏山集目錄
卷第一
論

論

論

論

論

屏山集卷第一

宋文靖公劉子翬著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弗之信也夫其弗信也非叛聖人之道也陷於所長而不能反也故博以求約也而聰或陷之於雜思以索理也而智或陷之於鑿文以表義也而才或陷之於浮說以明凝也而辯或陷之於夸用其所長陷於所短者由失其本故也不覩其全各守其偏聖人之道始離互攻其異不反其同聖人之道始孤不有卓然英睿出焉孰能引而歸之會而通之哉夫道一而已堯舜之心不間乎此視聽言動必有司也仁義禮樂必有宗也堯舜有傳道之名而無可傳之迹後世聖人豈喜託虛名而強追

遐躅哉必有受也書曰惟精惟一此相傳之密旨也昧乎一則莫知元本滯乎一則入於虛妙悅於談聽而不可用豈所謂允執厥中邪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隨動而一非舍此合彼也且性外無物安得有二一者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堯舜所以聖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歛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嘗變異意形而自絕思正而忽無緩而不一急而不危應而不隨受而不蓄此堯舜之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不一因有見焉見立情遷莫知主宰違從欣厭之所縈拂憂懼哀樂之

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百千萬變頃刻之間
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亘古今豈不難哉堯舜禹
口傳而心受也三聖既沒斯道散於百家蕩於末
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湯出引而歸之會
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湯沒又散於百家
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文王出引
而歸之會而通之故純亦不已儀刑萬邦文武周
公口傳而心受也三聖又沒耶芻邪詖翼詖幅裂
鼎沸莫敢誰何孔子出焉氣足以壓其聲斲量足
以吞其區穴排異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會

其言有曰吾道一以貫之此祖述堯舜之妙也故
河圖昧乎太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
則九疇滯而不通春秋不知探本則責人而不責
己是非之數也禮樂不知治躬則事外而不事內
觀聽之具也書非得於精微則政事之編乎詩非
止乎禮義則葩藻之辭乎發明異用理則同歸此
惟一之旨所以為六藝之淵源九流之管轄也有
先知焉知則無先有後覺焉覺則無後學者學為
堯舜可不明其用心哉堯舜之心見於從事者兢
兢致道而已孳孳為善而已惕然如有所警勉然

常若不及終日乾乾無少斷續安樂和易此心發
之鄙詐邪慢此心拒之故一日兢兢孳孳一日堯
舜也一歲兢兢孳孳一歲堯舜也日復日歲復歲
焉洞達流通與道不隔則子為堯舜乎堯舜為子
乎蕩蕩魏魏復在吾目中矣

禹也書非對林赫始便如常之然平音非
私於家者隔墻樊而分比隣私於己者隔形骸而
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羸衣枵
食如已飫溫姜膏情醒如已蘇快非強為博愛之
名也有生之類實同體耳禹視天下之溺猶已溺
之何其青已太深切哉滔淫之害天實為之惻然
不忍斯民塗魚腹中極力牽援此仁心之常也若
曰昏墊萬靈如己所致焦心勞思胼手胝足逆旅
其家惟愛人利物是圖無乃差過乎然而萬世無
異辭聖賢共推尊者豈不以偉人所行無可擬議
理當然耶因知泣辜祝網惠困思飢視民如傷無
異骨肉者聖人之心不約而同也嘗泛論之兩儀
既判萬彙受形人得其中物得其偏反推其源皆
同所自是以聖人撫世雖有差別莫不欲愛利之
焉草木昆蟲欲咸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

咸得其叙誠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
必痒痾疾痛一膜之通而後為同邪翦爪斷髮體
無覺知是與草木土石何異然不肯輕毀傷者體
之所生也吹為風呵為霧唾為濕呼為響怒為慘
喜為舒皆吾身之氣也何自而來哉均天地之氣
也人莫不尊頭目而賤足髀也扶之則痛均焉必
失色營護之是尊賤之名異而愛重之實同也今
笞其兒則心怛焦以吾遺體也笞其婢僕則心慘
憤以吾屬也有毀其一錢之錘必失色營護之彼
非遺體也非吾屬也特認物為己物故傷物如傷

己也至乃一怒而刀鋸百生一饑而菹醢千命容
態怡然曾視一錢之錘不若是何心哉人心無不
仁一念之差不量輕重惟欲適己故白起發一疑
心坑虎士如蟻蝨王愷發一快心截蛾眉如芻豢
李斯發一叨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
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戒哉孟
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有戕醜灰焚及其至
親而不少悔是曾虎狼螻蟻之不若而不可謂之
無惻隱之心者同之也同之者何冀其反也彼有
而不知有也私心勝之也然則何自而反其同耶

有生同體初未嘗不公也各公其公私乃生焉私
立則異好惡相攻其來久矣千形萬量皆出一私
不撤其私未有能合其公而反其同也噫愛人利
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哉人心
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呱呱之泣私愛撤矣縱而
為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撤矣觸而為憤
又其疵也禹不以鯀誅而廢國事私憤撤矣鬪而
為夸又其疵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逞師私夸撤
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
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

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靜然慮心常存也大易之旨
貴乎無慮無思然感心不滅也慮感之心愛人利
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歟宗禹之道有如墨
翟得其大端而不明其用當衰周之時人各私己
聞見陋甚翟唱是說於拘攣刺促之中學者翕然
從之至與吾夫子並馳於世皆曰翟之心也是禹
之心也其弊也胎而未形夫子默知之而不之詆
也慮其日滋禹道遂暗使後世謂聖人所行其波
流如此或得而輕議之乃立言曰禹吾無間然矣
蓋禹雖一視同仁而納五典於臯陶陳九功於虞

舜其於藩飾等衰之別固已甚嚴若翟之薄死過
矣故明禹致孝乎鬼神翟毀禮過矣故明禹致美
乎散冕大抵皆指其同推其異所以約其失而歸
之正也其後翟道益猖風俗大壞孟子出而排之
同於仇敵尊禹於三聖人之列而承其道焉噫微
孔孟則禹墨同流玉石俱焚矣易不云乎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學者可不慎思歟

湯
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懵懵然夫
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失去用

決安知懵懵不為汲汲也耶故悠悠者最為害道
既已知之玩習為常始焉色受聽竦終焉意銷氣
壞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
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
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
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
利捨過如遺蛇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
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
脩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是
自誣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憫學

者悠悠之嘆也且有所思也也有所欲也有所畏也
有所矜也皆心之累也思道則能化其思欲善則
能澹其欲畏義則能安其畏矜志則能靖其矜轉
累為通惟其所向學者苟無是心何能亶亶求益
哉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履而升
蒼蒼彌高鼓棹而遊茫茫逾遠然後知向之所覩
未盡也學之日新亦猶是已緝熙不已造次無忘
舊習運運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
以然而然耳觀湯之伐桀也排衆必往無少可疑
既而勝之也則惟有慚德湯非慚於伐桀也慚於

放桀而遂代夏也夫以應天順人而革命孰不泰
然自居而湯愧慙之情默形於中不自藏匿而宣
之于下以思自洗焉是其方寸之間常存警覺不
敢自是故從諫則弗拂改過則不吝一言一動念
慮少差隨即冰釋詩人美其日躋亦善知湯者湯
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夫豈有
瞬息悠悠意度哉雖然學者孰不欲一意於此勉
強牽率而無日新之樂也至樂本全而不能久其
樂者由世味分之也外樂之厚內樂之薄也故曰
以禮制心禮者內外之衛也夫人心一也今曰有

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蓋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手有翻覆寔一形也猶聲有笑哭寔一音也心過則邪制邪為正心過則妄制妄為誠聖人不能使人必無過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勝則動靜語默惟吾是令過心不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君臣相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萬世者其用心如此

文王

天有力故行健地有力故博載日月有力故運照而不息惟人亦然矚洞幽眇目之力也聽別洪纖耳之力也握持運掉手之力也趨盪趨蹌足之力也惟心亦然人知充其力於四體而不知充其力於一心心之力藏於恍惚發於精微失其養則凋耗弱懦不能勝微得其養則運量酬酢動無與抗心苟無力何事能集文王其聖流之冠冕乎何其力之大也商紂季世事之方殷以眇然之躬憂勤經理日昃而食不御焉它人觀之其中襟豈能頃刻靜謐耶然而不磷不緇養成聖德淵懿純一曾

不以膠膠擾擾為妨自非操之有道未易能也夫
事物之交茫然自失小者出入而不純甚者放僻
而不反於是避世自全遠塵見獨者其心非不
定也一有接焉又憤憤矣蓋力之大也由其心之
精也以火鍊金則金精以事鍊心則心精烏貴乎
烈然謝事執心之不精非特外物汨之也亦中襟
受之也中苟不受彼將安寄均曰性也惟聖人能
性其性彼不能者情雜之也均曰神也惟聖人能
神其神彼不能者意雜之也情性神意混為一區
若同而異若異而同遇事紛然迭為主宰烏知其

為雌雄者由鍊之不精也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
為靈明虛淨之府雜之則為塵垢滓穢之囊慎其
所養動無與抗故心有兼人之力者應對起居而
不亂力又倍者喜怒哀樂而不亂又倍者死生憂
患而不亂文王姜里之囚死生憂患之至矣而從
容演易安時處順無異凝旒端冕南面而居蓋其
平昔涵養之功政在事物變遷之際與之循習無
所駭異也昔晉文公欲為襄公擇傅胥臣曰文王
在傅不勤處師不煩非專教誨之力也彼言稟之
於天從容自合云耳殊不知聖稟雖異未有不因

涵養而成者譬之甘泉瓊木滌其源則益清培其
根則滋茂此文王之純亦不已也胥臣又曰若有
邪質教將不入猶矇瞽之不可使視聽也既不知
聖之所以聖又不知愚之所以愚絕學棄類傷教
為太子讀國語未嘗不嘆息於斯也且善潛心文
王者莫如孔子孔子之聖固天縱之也而造次顛
沛未嘗捨是自志學子至從心十年一化大聖自脩
猶節節而進况它人乎

周公

聖人明為善之大端使人向焉而不誘人以利心

苟有冀焉不如其已謙者盛德之事也易但言其
終吉而已安而行之尊而光卑不可踰言之法也
有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意同言病行
之有比翼是計效課功也利心存焉出於矯激反悖
其性有所歆慕益亂其真故無利心而為惡其惡
可移有利心而為善其善日墮大躁靜其容大辯
訥其口貪倚廉為地佞假真為媒非無善迹也利
心存焉泯泯焚焚多見資吾術借聖言以濟其私
者矣周公吐哺握髮謙之至也豈以此來天下之
士而沽一時之名乎非也何為拳拳勤勤若是耶

成其已也易曰卑以自牧謙之妙用也周公所行也豈有利心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孔安國以謂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凡人之心心念念相承循環不已在於德乎則意消情澹常樂其全苟為不然則念念縱逸滋蔓難圖倏然生於毫髮之微紛然成於丘山之積甚哉此心之難馭也時焉不存之則躁動輕擾惟欲飛揚日焉不存之則桀鰲橫肆莫可馴伏逐物從好急於兩絞故君子戒須臾之離造次之失它人則玩歲愒日終身弗反焉原其所由皆自一念之逸譬之良牧夫其所以化頑與

暴御驛消狠者必有術也善牧畜者謹饗勤於未放之時善牧民者嚴禮法於未犯之時善牧心者攝思慮於未萌之時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能弭必形於言言端不能弭必見於動動端不能弭必流於過過深於動動深於言言深於慮是以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遏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深其制難捻滔滔於潤土滅苾苾於焦薪此君子平居自牧常持以謙之功也有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必宜其過必白慮無枝蔓之謂直言無背面之謂式動

無悔吝之謂宜過無藏龍之謂白迹其用心非一朝一夕也温恭寅畏常有以制於冥冥其始也角銳抗衡若競若爭其中也勢緩力行或從或違其終也廓然同粹然一忻忻而大順周公進於是矣負聖人之才成天下之業光明盛大如此而驕吝之氣不萌乎中豈驕抑而然耶其處之有素矣學者有意於周公由是而習焉可也或曰周公萬古一聖人也果可習而能歟今技藝至微也力窮人習僅有毫髮之進其出倫絕類得之自然者終不可近况聖人耶則將應之曰子所論者才也才受

之天不可過強道德本於性性可習也夫性一也狂聖同之惟氣質之稟則異異者可同而同者初不異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點化氣質之妙也知其可必而取必焉此學問之功也氣質之稟小學問之功大惟學者確然不以周公為邈不可及而自止焉勉勉孜孜力鞭其所不至則氣質潛化於漸摩積習之中而聖性復焉然後知造物之無物而物物之自造也

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室表舉輿而知輕重者必

在輿外游生死而知其終始者必踐形理也魂魄之變茫昧莫測豈可以情識猜揣哉知之必有道也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為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髮髻未真姑立言廣意以勝之終為生死所囿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是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神

情狀如日辯蒼素手數竒耦也然當時弟子微言奧義問答多矣季路一發問夫子拒之學者遂謂吾儒所急脩已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負手曳杖消搖而歌往來之際湛然如此非平日有見焉不能也所以不切切言之者懼學者守易曉之空言而不聞至精至賾之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噫聞學妙矣其踐形梁徑歟學者何言之淺也登

堂親矣。佔畢領會固曰聞所不聞矣。沒身勉勵莫際其極。不幸奄忽於桑陰未徙之間。政恐有惜乎之嘆也。夕死可乎。因知聞學之妙。非口傳耳受。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剖石者。乘其鑿開。鑰者。透其簧義。有會理有解。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焉。口勤誦心。勤記目。勤覘耳。勤剝映。螢雪。錐股髀童。老兀兀。方寸不暫開焉。聞性何由發哉。余欲無言。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引學者。於中立不倚之地。可矣。噫。踐形固非易事。得正之。

斃君子之終。他人固有未能從容於此者矣。楊雄有投閣之駭。范滂有為善之疑。大賢猶爾。況其下耶。蓋方其平日志充氣盛。自謂了了。及卒然當變。無以應之。盡失其素守矣。是以學者不可不自攷於未然。且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莫輕於盍夕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怖。盍夕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况死生之變耶。學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為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比翼有聞耶。

易說多矣學者多尚王弼弼唱虛無之說范甯以其幽沈仁義罪過桀紂而遺書不朽爭咀味之豈其著撰亦有得三聖之微旨而合於人心之所同者耶將虛無之說足以蕩人雖萬世而不捨也易有平白坦易之塗躬行允蹈便造聖人聖處而學者忽之且言易如虞翻陸希聲深矣比旨託異玄夢寄古人以開其說豈易果難言必有神授而後至耶不必爾也惟遵平白坦易之塗足矣易固多術或尚其辭或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盡

其本則用自應何謂本復是已嘗竊為之說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子乎不遠而復稱為庶幾蓋本夫子嘗以復禮為仁之說告之矣顏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已既克天下歸仁復之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無彼此迷而不復妄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一物耳天地在吾仁中亦一物耳學者曉此方是想像說得仁禮意隔情礙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然洞徹為一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

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
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
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
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為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踐
履非區區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為平白
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
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
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
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余嘗作復齋銘曰大
易之旨微妙難詮善學易者以復為先惟人之生

咸具是性喜怒憂樂或失其正現而知復不蝕其
明德而知復不流於聲言而知復匪易匪輕動而
知復悔吝不生惟是四知本焉則一孰覺而存孰
迷而失勿謂有本勞思內馳亦勿謂無悠悠弗思
廓爾貫通心真取捨既復其初無復之者蕩蕩坦
坦周流六虛昔非不足今非有餘伊顏氏子口不
言易庶幾之功默臻其極令我仰止以名斯齋念
茲在茲其敢怠哉

曾子
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

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為本而敬者脩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為孝乎成百善戡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勳者是其應也是數也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王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

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苟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齧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音至於鬼神之祕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脩乎內也曾子之孝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為超警言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

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載經所記奧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為大彼窮搜博

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搏量揣摩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為拘囚專精為滯著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為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且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子思

聖賢之言有六似學者不可不察也明易者似膚

淺發微者似迂濶循誘者似秘吝廣譬者似支離
直指者似陵施樂告者似強聒察其似領其要可
以曰言會道矣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
進其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
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
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稟是以生哉方
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知者夸愚者賊
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已然後中之本著
焉情封欲閉篡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為嫡是中
也豈遂銷滅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有耳故以中

為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為易知耶或
沒齒終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其近也目察秋毫
不見其睫以其近也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以其近
也近而弗察遠慕高竒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
微於意類之表是猶駕餘艘而索舟策飛黃而問
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非此事口傳
心受初甚秘密發端指縱使人反求諸已焉敬以
直之誠以明之擴之達之充之足之日就月將自
強不息及其至也心融神會囊綻冰釋默爾自契
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絕也顯然論著筆

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孰主張是耶孰施為是耶子思抽關啓鑰發其秘奧使學者洞然開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翱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絕然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為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

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行大約皆以滅情為言其言非不高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浸傷聖人不過節之防之止之不使其爛熳害性而已善養性者不泊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即喜怒哀樂以為中不可離喜怒哀樂

以為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
合非離中即契焉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子思
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李翱滅情之
論是並聖人於木石之倫棲學者於枯槁之地非
子思所謂中也中契則性自復七情之生如臂運
指如將將兵惟吾是使莫敢肆逸發而中節順理
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庸行之間動容周旋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事事物無非中者情
何滅云

學者必有用心誠為入門偽滋情真滋性也虛為
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為入門心勵心也致
知為入門物無遺照也恕為入門求同於人也靜
為入門撓而不變也敬為入門內外肅也慎為入
門戢未形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前學以是流布
後學以是進修孟子乃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
道欲其自得之夫以聖人標指拳拳服膺自應有
至何復名自得耶自得者得之於心也心無所得
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
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進

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
之傳聞想像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
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
魯愚鈍為道之資智巧聰明為性之障真志立於
懦真習養於徐真用發於常真樂生於淡軒軒之
志久必墮皦皦之習久必踈揭揭之用久必變沾
沾之樂久必渝是以學貴終始也千了萬通愈失
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魯在孔門
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
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失也亦教

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辯聖人之意極口宣
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
焉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於此矣拾前人之咳
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識
議悟學廢於揣度通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領略
敏學廢於疑貳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
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
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
容也繁唐大礪金砮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
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

屏山集卷一
十一
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黜襟胝指所能造
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
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
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真聖
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醞藉和
粹誠若劣於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群姑捨
是之言非夸大也亦胸中自負不碌碌耳噫聖賢
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
不泯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達如堯舜
禹湯窮如孔孟人類超拔固難儷也道果不傳乎

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十餘年果無曾顏乎時無孔
子顏子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為聞人時無孟子匡
章陷於不孝而仲子為廉士人豈易識真哉華門
圭竇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
之道絕學者之志韓子之言何峻哉

三

古無自固之國若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
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
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
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蓋上者下之唱本者末
之附也民有駭亂離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乖戾
泮渙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盛而形
充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哉民心之無常也

屏山集卷第二

維民論

維民論上

古無自固之國若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
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
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
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蓋上者下之唱本者末
之附也民有駭亂離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乖戾
泮渙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盛而形
充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哉民心之無常也

浸浸乍歸蕩蕩俄往去就之端最為難察自昔觀我政於廟堂之間得民情於肝膈之內有要道矣政苛歟刑酷歟賦歛重歟徭役數歟有是四者民必不樂其生不待聞其怨嗟之聲見其蹙頞之色時雖幸安民必叛已無是四者時雖甚危民必附已不待足問巷訪鰥孤而知其必樂其生矣夫民之樂不樂其事至微何規規察察而欲知之耶蓋不樂之意鬱於胸中亦不能自制也積而為怨怨極則怒怒之心蓄而未發甚於敵國之兵戈過於天災之水旱不見其形莫知警懼彼其疾上如仇

雖伺有釁隙與之偕亡而為上者方且偃然撫之曰此吾赤子也猶木蠹蝨於中魚潰于腹一旦破壞其可支哉民心無常如此去就之端難察如此故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也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或解或維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十聖雖武畧文經其道不同要之皆以寬厚為治至我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笑言成恩咳唾為澤薰蒸沈浸四十餘年所

以維民者盡矣故胡虜崛起過於劉石德光之暴靖康奇禍同乎永嘉開運之酷而人心戴宋亂而不離宜乎主上之所以中興也竊惟南渡以來天步窘蹙宸心鬱焦凡咨詢之及詔令之頒惟勤恤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紹祖宗之遺澤以祈安定耶愚嘗攷維民之四說焉政苛無有也刑酷無有也徭役之煩無有也惟賦歛一事不可謂輕且今日國家非有橫給浮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費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承無術益費增煩故常稅之外月有椿歲有糴有明耗暗耗有帶科

折科有和買有預借如市廛良如貨鹹茗如賣僧鬻爵如造甲脩船其微至皮角竹木之類一取於民名之曰和其實強估名之曰借其實不償以瘡痍之民供多多之賦豈易枝梧耶膏粱涼暘必有道焉幸茲邊遽暫息戎事稍紓當講畫究明蘇凋毗活遺噍以成康阜之治噫求瘼他思弗思維民之道輕歛為急

維民論中

維民之道莫先於輕賦歛或曰賦歛輕則國用不足奈何是未之思也昔人以蜀為富國以江淮為

今山集卷二
財賦淵藪今奄宅二區居高腴厚實之地而常有
煎熬窘乏之憂是理財無術也術之大要有二一
曰講經制之道二曰革科納之弊皆所以足國寬
民也何謂講經制之道財欲豐而散不欲豐而聚
散則足聚則竭所以豐之有源也今山澤之利搜
求竅穴豪髮無遺關市之征束薪把菜亦有所取
利源至多至煩而用猶不足者竊意本之過也敦
本之道莫先重農今散農非一塗無術以聚之困
農非一事無術以寬之營屯雖興畊鑿未廣蓋兵
驕不肯躬耒耜也將無體國之誠也寬鄉菴盛而

嘉穀稀狹鄉人衆而農夫寡古有遷民存更之法
焉或徙弛刑或出職吏以實空鄙禁游惰抑技末
誘之罰之一歸於農使闌闐難寓而田畝易居他
業艱苦而田夫優裕是聚之寬之之術也今未行
焉是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國富而節人有拂心
國窮而節人有怨心今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
田取足不量民力焉兵以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
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不司事勿食可也郡縣已
併旋復負闕可減復增或慮裁抑之行衆將咨怨
殊不思費用之廣浩於丘山非天降而地溢也一

取於民耳深鑄痛削民不堪命亦將怨叛卹此小
嗟忘彼大憾較其輕重當何如哉况節之有道當
於人心未必生怨此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昔之
足國者歛不及民今一錢用度必取於民術至相
反也究其弊在於儒臣搢紳恥言財賦國計之權
一委強幹之吏彼以堪事為能無所斟酌惻怛之
意素不特於胷中况以任之弗父聽之不專無因
時通變闔闢之道裂東禪西趣辨目前而已如豪
右之家主帑藏者月更歲易豈復有豐饒之理耶
此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苟不任謀猷經遠之臣

而責成於幹局之吏不求通變闔闢之宜而專守
彛常之制不務敦本富民之道而爭求錐刀之末
不圖甘節之吉而慮悠悠誼譁之怨則浸浸靡靡
日復一日坐困而不可為矣何謂革科納之弊今
朝廷少有科敷州縣必增其數其說謂細民逃戶
無可供輸按產而均或致之事善良畏憚奔奏豪
猾巨捍遷延吏緣為姦權宜縱舍則民已倍費矣
受納之間巧弊百出執役掌事皆老姦宿獍視吾
民猶家雞圈豕惟所咀啖焉權衡斗尺邦有定制
一握手則變多為寡一謬言則指精為粗事例縻

費既不可闕陰欺晝攫紛然其間愚民眩眈驚駭不知所措則又倍費矣受納既艱權歸攬子攬子與倉吏潛通腹心相為脅齒民戶自輸則千端阻抑攬子代納則一槩通融倉吏要民民憤之攬子要民民甘之蓋依之雖若見侵去之又患無託也民聽命於攬子則又倍費矣或立期促迫或先限監催一檄經過千家搔擾則又陪費矣民安得不重困哉噫民孤立於下衆蠹乘之若蝟毛非法弊也官弊也非上困民也官困民也故官非其人則官為蠹官無其術則下為蠹今欲扶弱沮強惟在

得一受納官爾郡縣皆選清廉強力之士主之振職者有賞有陟否則有罰有懲使應此選者為試才之地發譽之基則人人自勸必躬必親取民之賦如出其橐自然群蠹屏縮斯民少寬矣經制之道既盡科納之弊又革則國用足而民安富矣夫民之叛上非樂為也由其中懷不滿之心故易以傾搖盜賊誘之從為盜賊夷狄劫之從為夷狄誰之罪耶方其為民也官誅求吏掊克忽之如草芥不知人心之已解及其既叛也急追捕肆屠戮視之如禽獸不慮邦本之益危豈不殆哉今日維民

之道非他要在安之富之而已非上人人慰勞撫
摩之也勿擾之斯安矣非上人人豐殖贍給之也
勿窮之斯富矣民心一固推之不舍逐之不離彼
其附上非上人人連比膠結之也富之安之民自
相維矣

維民論下

無苛政無暴刑無重役無厚斂維民之道盡矣誰
與奉行良法美意被彼黎庶哉外建千官內列百
吏親於民者惟縣令耳目者朝廷嚴選舉之法開
褒擢之路大縣皆自堂除憂民之深也然邑有小

大民無親踈重此輕彼豈一視同仁之意哉以縣
邑至多擇其大猶以為難安得盡付良吏哉挈領
而裘正理綱而目張太守者縣令之綱領也今之
賢否守得舉之刺之存之罷之榮之辱之聲氣所
加有變化人材之道焉舉一郡言之令有廉有貪
有勤有惰有循有暴守將賢歟慕德則觀感而化
畏威則悚懼而化以求知己以寬罪戾心競力爭
千里之內皆化而為良吏矣守將不賢歟則貪者
自遂暴者肆情惰者日偷恬然無所忌憚而潔白
公正之吏立已則見尤守法則獲謗抗上則招戾

往往變節忍詬以謀苟安千里之內皆化而為良
之吏矣龔黃為郡諸邑無不獲之民趙張試政千
里無不才之令其勢然也故守將重寄也有七不
可除姻婭勿除勲勞勿除私暱勿除祈閑均逸
勿除告衰引疾勿除被劾左遷勿除便私養
了婚嫁勿除無是七者惟以承宣牧民為心乃分
符剖竹其名正其任專且古之牧民者甚難今之
牧民者甚易古之守令出入阡陌勸督農桑疏渠
築堤遣鰥去獸課其牛馬教之植藝疾癘則治之
療之貧窮則振之恤之訓以祭祀昏冠之禮讀以

比閭族黨之法其勞甚矣今之四民生生之理皆
自營辦毫髮不仰於官惟官勿撓之足矣撓之之
由在於不能戢下刻木舞文貪如谿壑鬻弧肆威
畏於虎狼賂賂公行其弊久矣十數年來尤甚錢
非盈積不受貨非溢橐不携故東臯南畝高門大
第鮮衣美食皆此曹之受用也守令雖不殘民而
民破家蕩產於此曹之手善控御者猶不能盡其
防况縱之哉故今日守令之良莫先於戢下夫良
法美意朝廷之惠也達朝廷之惠以及民守令之
惠也守令之惠弗施咎在守令守令之惠不得施

復何咎耶方嚴文峻法星流火飛今日以之事禡
官明日以緩供鑄職雖有豈弟慈愛之心恐懼弗
得施也而乃責其循撫之効無聞是猶委市賈之
求贏而禁其罔利乾沒趣庖人之進味而惡其剝
膚趨髓安有是理耶故賦歛急則守令才賦歛寬
則守令賢守令賢則民寬守令才則民擾由上使
之也噫羿能篡夏之天下而不能篡夏之民心莽
能移漢之社稷而不能移漢之民心是以少康光
武之興呼吸而雲聚川赴抑有由也國家苟盡維
民之道焉則復復之功期期可集本固邦寧四何

慮乎嘯呼外何憂乎介狄哉

屏山集卷第三

論

漢書雜論上

陳萬年性調臨死召其子咸告教至夜半咸睡頭
 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調也
 初丙吉病時萬年與二千石同問疾衆退萬年獨
 留昏夜乃歸吉病甚宣帝臨問大臣行能吉薦萬
 年遂為御史大夫嗚呼以吉之賢猶樂佞人信乎
 遠佞人之難也萬年以此致身雖死猶不知愧又
 欲世濟其術悲夫

王商長八尺餘容貌絕人為丞相單于來朝拜謁
商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成帝歎曰真漢相
矣王商聞望見重一時單于豈能知哉特畏其貌
耳成帝相商已久聞單于之言始以為真漢相則
帝初不知商之所以可用也單于之言果足為重
則堂堂之夫皆真相也耶

史稱王商有剛毅節初商有女太后欲以備後宮
商意難之竟辭以疾及商為王鳳所中事下司隸
商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李婕妤白見其女故
張匡以此擊之甚力廷臣史丹等皆排根之商免

相三日歐血而死然則商所謂信道不篤既得之
患失之者也孔子曰張也慾焉得剛商豈剛者乎
馮野王不為三公名重當世倪寬為御史大夫官
屬易之以此知士之立朝可不思有以重耶要官
顯爵居賢則重居不肖則輕人主以是柄而御天
下可不慎其選耶

元帝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馮野王是也野王
以女弟為昭儀不得為御史嘆曰人皆以女寵貴
我兄弟獨以賤野王之行能高矣觀此言未可謂
確然亡欲者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易曰君

子以懲忿窒慾非近乎道者不足語此
趙廣漢為京兆告丞相魏相韓延壽為左馮翊劾
御史蕭望之皆坐誅故班固謂訐上不信以失身
墮功廣漢操術始終如此其死宜也延壽平生謙
遜和易所在有稱一發不中遂陷大戮豈其平日
所為出於矯揉耶抑不忍一朝之忿遂掩其終身
之美耶是以君子慎其微也

史稱高祖定天下異姓王者八國皆徼一時之權
變以詐力成功終於滅亡惟吳芮之起不失正道
故能傳號五世余謂高祖之定天下多用良平奇

謀祕策亦未免乎權變詐力也賈誼謂大抵彊者
先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爾功少而最完執疏
而最忠非特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斯言當矣
蕭何起刀筆吏助成漢業高祖謂之三傑然何非
子房韓信之流也何與高祖微時親昵故特重之
高祖即位首封功臣怫然雖高祖推重勤勤如
此而人心卒不服也鎮國家撫百姓何實有焉若
曰發縱指示具功人也斯言過矣何謂天下方未
定可因以就宮室非令壯麗無以示威且亡令後
世有以過也觀此言何真刀筆吏哉或謂何能識

韓信固非碌碌然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飢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武帝勤兵四夷禍流中外而卒得無他者賴前有文景累培基址後有昭宣撫養瘡痍耳不然天下土崩久矣李廣之騎射程不識之軍律可謂精矣霍去病無所稱焉所長者武帝使之學孫吳去病曰願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又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其氣識已度越諸將矣

宋義提兵救趙至安陽不進曰秦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而西必舉秦矣此萬全之策也項羽殺義奪其兵破秦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也羽雖勝秦然其計猶出義下羽知秦兵銳甚戰難必勝故渡河湛舟破金甌燒廬舍以必死期一勝豈不殆哉羽雖一勝而秦兵尚衆會章邯與趙高有隙遣人約和羽乘其狐疑又破之竟以糧少與之約和及坑秦軍猶二十餘萬人夫邯軍亦精銳羽之所將非其敵也以羽必死之戰乘章邯狐疑之際僅能服之其難也如此非萬全之策也初

秦兵破周章田儼等項梁乘其敝破之梁輕秦有
驕色故義知其必敗也義又欲承其敝故以趙圍
秦范增之謀深矣不以義為非者勢當然也秦不
救韓魏周亞夫以梁委吳蓋用卞莊子刺虎之說
也噫羽既據功名之會故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
也

亞夫曰說項羽曰沛公貪財好色今入關無所取
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之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
子氣急擊之勿失羽竟不殺沛公亞夫曰吾屬今
為虜矣亞夫之知明矣而不知天命也君擇臣臣

亦擇君亞夫與羽比肩事懷王無君臣之分也言
既不從何不引去知沛公之人事天時如此而忿
然欲以區區之力勝之不亦難乎

武帝遣李陵屬二師軍陵願得自當一隊帝遣路博
德迎李陵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願留易曰長子
帥師弟子與尸凶此武帝之所以覆軍蹶將也

周亞父彊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遇景帝而殺身
非有幸不幸其操術然也方匈奴寇邊文帝遣亞
夫屯細柳細柳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
以萬乘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

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又禁馳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爾如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為之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婁諫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夫行己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遵此姑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忌刻故陷於僇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固有以招之矣

蕭望之不屈霍光而甘於抱關孫寶不屈張忠而安於主簿後卒為名臣士之行己必正其始易曰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彼躁進之士苟得一時雖欲自友人弗信焉可不慎歟

公孫洪與轅固同徵洪側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士之立朝由其素養洪之阿諛雖未委質固已知之矣易曰素履坦坦

嚴彭祖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噫漢儒雖盛若彭祖者可謂有守之士矣彼夏侯勝謂明經取青紫劉歆謂學易干利祿其言鄙矣孔子曰

稱洪者宋
公孫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况爵祿乎
武帝問申公以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令霍去病學孫吳對曰不至學古
兵法顧方畧如何耳二子所言者殊途所會者一
理可謂知為治論兵之要矣武帝能用去病故兵
威遠震不能聽申公故治道無聞惜哉

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俱死史稱涉起匹夫不滿
歲而滅亡其事至微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
質為臣者何也呂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
也劉子曰孔甲誠怨秦而思發憤者然使甲知涉

不滿歲而亡甲必不輕與之也委質為臣與之俱
死在搢紳先生豈細事哉蓋甲之知不明不知勝
之不足與也勝初入陳便立王號其志不廣矣張
耳陳餘皆諫止之不從則引其權以去知勝之不
足與也又務夸殿屋帷帳之盛彼傭畊者見之猶
譏謂之甲曾不如傭畊者乎若知其必亡徒以怨
秦與之俱死此特匹夫之發憤耳
成帝惑於昭儀自殺絕其嗣子哀帝惑於董賢而
欲遜以大位人君一有所惑舉其甚重而不顧焉
亦可謂昏愚矣

中謂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以此知成帝之時紀綱不肅甚矣殺人不忌曰賊况近在宮掖間耶國柄移於王氏不足怪也

陳湯誅郅支單于元帝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昔楚子以宋馘示文羗君子曰戎事不迓女器譏之也元帝以獲郅支圖上祠郊廟下以為婦人之悅失禮甚矣其事雖微史臣詳著之

元帝時御史闕在位多舉馮野王行能第一帝以馮媛之故不用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

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余嘗偉之後讀石顯傳乃昭儀兄馮遂嘗言顯專權得罪後朝臣薦野王帝以問顯顯曰野王親昭儀兄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親帝曰善吾不見是以此見元帝不能為此乃石顯之謀也舉用三公不信廷臣而折中於宦者元帝陋矣又見小人之譖君子亦各有道也可不戒哉

平帝紀王莽奏事史官只書安漢公蓋是時平帝之權已移於莽矣史臣非獨不敢書亦以見莽已有無君之心也

文帝身衣弋絺慎夫人衣不曳地惜百金不作露臺治霸陵以瓦器可謂儉德之至矣然寵幸鄧通賜賞通鉅萬以十數錫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何耶蓋心有所嬖惑不能自勝也然文帝躬行儉約實惠及人小疵不足掩大美故卒為漢世之賢主也其視唐虞三代之君則有間矣

袁盎馮唐張釋之數諫止文帝帝或大怒或怒起入禁中若不能堪也然卒聽數子之言者以能勝其私也成帝委政王鳳王章諫其專權帝初納之後不忍廢鳳卒殺章哀帝欲封董賢王嘉亦數諫

帝初憚嘉卒封董賢遂殺嘉二君初非不知其言是也卒殺之者不勝其私也勝己之私之謂克人君能自克如文帝而以成哀為戒豈不賢哉

鄭當時雖推轂士類然極無操守卜式雖朴直然所行多詐非汲黯之流匹也太史公作汲黯傳班固又以黯式同科是生不見知於武帝死不見知於遷固也

周勃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或曰使眾皆左袒勃當如何哉是未察其情也方漢臣謀諸呂時祿主北軍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紀通

今山陰卷三 九
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說祿曰急歸將印辭去不
然禍且起祿遂解印以兵授勃當是時軍衆豈不
知勃為劉氏而來哉勃已執兵柄下令以激衆心
故云耳豈有奪呂祿之兵而復為呂氏哉高祖曰
安劉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
高祖與項羽戰幾不免者數矣彭城之敗楚圍三
匝大風晝晦與數騎遁廣武之伏弩丁布之追騎
當是時也雖有三傑智無所用力不得施卒得無
它者天相之也故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
下此非天命乎韓信亦謂陛下天授非人力也

漢楚爭天下高祖非獨得諸侯也北貉燕人來致
梟騎助漢項王非獨失諸侯也鴻門舞劍項伯自
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
戚叛之

酈食其謀撓楚權欲立六國後張良難之及追羽
至陽夏南良復請彭越王魏韓信王齊使各自為
戰則楚易散何也蓋是時楚兵垂敗借魏楚一戰
之力以滅之困時應變此善用兵者也

武帝好大喜夸故一時群臣皆務為高言闊論以
中人主意希求寵祿甚若可咲公孫洪曰周公晷

年而化臣竊遲之王恢曰匈奴侵盜不已者以不
恐之故耳東方朔自謂天子大臣吾丘壽王自謂
海內寡二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春卿謂神仙可見
延年欲回崑崙河以限虜其言不徑受之欣然乃
知孝宣總核名實漢家所以中興也

元帝為太子時諫宣帝宜用儒生帝曰亂我家者
必太子也及元帝即位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孝
宣之業衰焉然則是儒生果不可用耶劉子謂不
然宣帝不用者腐儒耳所謂儒者不獨明訓詁通
章句而已必練達世務器識兼全可也宣帝拔為

輔相者魏相張安世黃霸于定國蕭望之之流是
也相明易經有師法安世識亡書三箴黃霸繫獄
就夏侯勝受尚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定國迎師
學春秋自執經北面脩弟子禮蕭望之好學治齊
詩是皆通經術者也處事知宜立朝有守所謂通
儒也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劉向
王裒或以儒術進或以文章顯宣帝時與之議論
於石渠或於燕游播為歌頌第其高下則宣帝豈
不好儒哉元帝任韋匡等為相齷齪鹿鹿親附閹
尹不敢失其意故史臣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

屏山集卷三
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則元帝所用其腐儒也耶

屏山集卷三終

屏山集卷第四

漢書雜論下

或曰武帝不冠不見汲黯此足稱者余謂君臣相與在貴以誠心在在貴虛禮也武帝以黯為社稷之臣是非不知黯也黯進言未嘗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弘湯之阿諛順旨皆超躡見用至謂黯為甚意謂黯為不學謂黯為妄發卒見斥逐則不冠不見是虛禮也後拜黯為淮陽太守欲借其威重以靖寇也黯不受印綬強予之曰吾今召君矣此給黯欲令之淮陽也黯居淮陽十年竟不召也高祖

騎也項而問周昌據牀而見酈食其可謂亡禮矣
然其計策行其身名顯故高祖雖有嫚侮之譏而
英雄樂為之周者蓋其誠心相與不責其虛禮也
武帝力征匈奴主父偃嚴安徐樂引危亡之事諫
之甚切帝曰公輩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悉拜為
郎然征伐竟不已又包南山民田為上林苑東方
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
百然遂起上林苑蓋武帝知受諫為人君之美故
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賞諫之名無受諫之
實何益於治乎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逆乎改之

為貴此之謂也
哀帝為定陶王從傅相中尉入朝成帝問之對曰
今諸侯王朝得沒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
千石也問中山王不能對帝乃賢定陶王時哀帝
年十士元帝即位時年二十七矣不省召致廷尉
為下獄竟殺蕭望之以此言人君一日二日萬幾
豈可不練達世務也哉元帝好儒宣帝曰亂我家
者必太子也漢業自元帝而衰知子莫若父信矣
杜欽說王鳳曰王章所坐事密天下不知章實有
罪而以為坐言事也且因章事舉直言極諫則流

言消釋疑惑著明鳳行其策史稱欽補過將美皆
此類也且王章上封事指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
用鳳乃陷以大逆章死不以罪天下冤之欽為鳳
謀主言無不聽也不能救章之死又為此謀蓋惡
誣善天下果可欺邪欽姦人之雄也初鳳專權欽
嘗戒之又令鳳乞骸骨及王章上封事鳳稱病篤
欲遂退當是時劉氏王氏之禍幾解矣欽乃力說
鳳起視事竟殺章欽內結鳳心而外取虛名故其
謀反覆如此元帝舉直言欽專指後宮謂外戚親
屬無乖刺之心陰為鳳地谷永之流也而機險過

之史臣責永而恕欽且謂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
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窺也其然豈其然乎
張湯杜周酷吏也皆子孫榮顯侯爵數世史稱湯
雖酷烈及身蒙禍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此牽合
之論也湯深刻排陷流毒一時其稱引一二椽史
何足掩其過伐安世延年之德器自應綿遠未必
由湯與周舜之帝禹之王豈必自瞽鯀耶
公孫洪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
閣以延賢人一時稱焉然不聞有所引薦也一董
仲舒卒擠排之何賢人之能得耶若所招延惟諂

諛軟美之士則洪之客館與屈釐之奴婢室無以異也

史稱賈山自下廁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審如是則比干諫紂子胥諫吳皆不免刑戮者豈其言不正耶君有明暗寬暴由其所遭有幸與不幸也

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劉子曰夫儒何所不通哉不通非儒也其論墨者曰彊本節用人給家足之道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易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又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法家曰尊主卑臣分職不相踰越不可改也孔子君在踧踏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易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名家曰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又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易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道家之長吾儒之為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其論儒者之短則曰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一以貫之又曰予欲無言然則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哉論儒之跡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於一偏不滯於一隅以之治世以之脩身無不可焉

茲所謂通儒也若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紛紛之論不發亦可

昌邑王賀廢宣帝即位心內忌賀詔山陽太守張敞謹備敬見賀察其言語跪起不常敞即奏曰故王清狂不惠由此知賀不足忌若賀者可謂無道之主非清狂不惠者也賀憂不免張敞之來故於言語跪起之間陽為顛闕一以免禍也初霍光廢賀時令賀受詔賀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觀此應對豈清狂不惠者耶賀雖昏於治國亦善於保身其得終其天年抑有由也

丙吉為丞相掾吏有罪減終無所案驗後因為
故事且吏不敢為姦滅者畏刑法也刑法不加彼
何憚焉姦滅之吏蹤跡詭祕幸而一敗又獲善脫
蠹國害民多矣賞罰之柄詔王馭臣相之職也治
遠自近掾吏之姦滅不案欲責百司郡縣之廉可
乎

丙吉馭吏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吉容之後赤
白囊至馭吏刺知虜入雲中代郡以白吉曰二千
石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召曹案科係
其人會帝召問吉具以對宣帝稱其憂邊思職吉

歎曰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
賢吉夫丞相百察之表也馭吏歐車其傷體貌甚
矣且時方多警邊郡二千石長吏可不預知耶老
病不任可不預擇耶倉卒之間偶得馭吏之言而
見勞勉又何足賢噫吉漢之名臣茲不足以貶其
盛德史臣載為美談亦已陋矣

趙充國罷騎兵屯田欲不戰以破先零其計得矣
然須遲以歲月以待其敝而宣帝責成甚速遂詔
別將辛武賢等出擊斬獲數千其餘盡降先零之
破雖充國計畫已定然當時多言武賢出擊之功

或使充國見宣帝言也田不戰先零必破策之上
也用兵則有勝有負負則其患滋多後勿輕戰未
為失也治乃罷遣武賢更不論賞此則過矣使之
率三軍冒萬死既已成功安可不賞故武賢深恨
充國告其子印它事印自殺充國亦罷遂為世讎
盖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夫爭功招禍自古多矣余
獨於充國惜之

史稱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跡始終
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余
觀不疑為政初亦尚嚴賴賢母之訓故不至殘酷

耳其議論容飾頗近豪俠然不疑誠奇才考之當
世其倫匹尚多也西漢士大夫持祿保位習以為
風廣受獨行止足之計名重一時廉頑立懦後世
猶想其風采焉其人非不疑之所能先也以游夏
之文學冉季之政事宰貢之言語列於四科不得
先顏閔之德行聖人之意深矣

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曰宜從橋詔曰大夫
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
不得入廟帝不說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
乘危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意廣德刎血

之言誠過矣然廣德不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張
猛之言未必見聽也事君有犯無隱廣德有之然
元帝亦可謂能納諫矣

武帝任車千秋一言寤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
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寃託以白頭翁教臣言
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武帝晚年多
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久之巫蠱事多不
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車千秋復訟太子寃是
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
千秋為高寢即常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

恨之心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寤主豈非智有餘
耶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千秋無他施為所謂
有智者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薛方蔣相之流漢高士也附于他傳僅見姓名東
方朔一傳幾萬餘言攷其所載皆滑稽戲弄不經
之談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亦盍翦其繁蕪乎

蕭望之自諫官出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選經
術之士以為內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此有激而
言非通論也

史稱元帝優游不斷蕭望之謂中書本用宦者非

國舊制欲退弘恭石顯更置士人元帝謙遜重改
作議久不定此優游不斷也後恭顯譖望之請召
置廷尉即置廷尉請免為庶人即免為庶人請誅
之牢獄即誅之牢獄又何勇決耶蓋由聽受不明
故忠直之言難行讒昵之言易入也

三長史譖殺張湯武帝後殺三長史恭顯譖殺蕭
望之元帝竟不加罪此人君之所以責英斷也望
之既死帝為之却食涕泣哀慟每歲時遣使祠祭
無所不盡其至焉生不能用又殺其身既死乃為
此紛々何耶哀公誅仲尼子貢所以譏之也

魏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丙吉
與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
慎事自重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相所貶退皆當
耶不可已也失之過耶箴之可也不當以朝廷方
見用而為慎事之計也以丙魏之賢猶如此况其
下乎後之人慎事自重而致身榮顯者率遵此言
也

班固謂平當遂巡有耻又謂當持祿保位被阿諛
之譏孔子曰行已有耻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
明耻之丘亦耻之若審阿諛烏得謂之有耻乎當

為相總數月觀其不受侯而過於公孫洪稚圭之
流矣

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其客二人亦自剄高祖
驚以橫客皆賢也盡召之其徒五百人聞橫死皆
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余謂死溢美
之言也五百人時在海中聞橫死懼而逃散耳或
有與橫同死生者亦不過數人海上遼邈因遂傳
以為皆死未可知也橫窟海中其徒五百人若果
能皆為橫死則方其盛時據三齊之地所得死士
可勝論哉以橫兄弟之賢得死士如此之衆夫孰

能當之然橫兄弟亦屢與諸侯兵戰矣未嘗一勝
則所謂死士者皆安在耶史臣欲成田橫得士之
名因世俗之傳遂實其說

袁盎雖引義忼慨然捍闔之士也嘗謂文帝有高
世之行三且曰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
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過許由四矣方
漢大臣誅諸呂迎文帝帝與宋昌決策而來豈有
許由之志哉再三之讓姑欲謙謙盡力耳盎乃謂
過許由之讓四何諂諛之甚矣文帝甘受其言使
庸庸之君豈不張其驕心哉書曰有言遜於汝心

必求諸非道帝王以此觀人則邪與正豈不洞然耶

張良至圯上見老父授以一編書乃太公兵法也初老父與良約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又五日鷄鳴往父又先在又五日良半夜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兵法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老父之意良默得之故未傳兵書而老許之也

張良所畫計策高祖用之以成漢業及招四皓以安太子則高祖亦墮其計中矣良欲從赤松子遊

蓋婉其辭以脫世網網所謂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高祖與雍齒有故怨嘗欲殺之後諸將欲反用張良計乃封雍齒王陵坐與雍齒善亦最後封噫以高祖寬仁大度猶未能於此釋然乃知不念舊惡亦是難事韓信王楚召辱已少年今出務下者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觀此則信豈庸庸武夫耶有告韓信反者高帝初欲發兵陳平勸帝偽遊雲夢信必郊謁即執縛之此計亦適行耳據韓信傳高祖且至楚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擒是信已明知高祖欲擒之矣使信決策發兵以襲高

祖事固不測也或說信斬鍾離昧謁上上必喜亡
患信從之鍾離昧楚亡將漢捕之甚急信初匿之
今發之是自暴其罪也以此求免難哉噫信誠無
他然高祖卒疑之者豈兩雄不並居耶韓信料敵
制勝可謂明矣而不知高祖之疑已是天奪其鑿
也高祖兵敗成皋自稱漢使晨馳入信軍信未起
即其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乃知獨
漢王來大驚則高祖疑信之跡彰矣及封齊王會
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從信為楚王則高祖
疑信之跡又昭昭矣信殊不覺故武涉蒯通之言

如水投石焉初謂漢王親信我不奪我齊既奪齊
又謂我無罪既見縛始知漢王畏惡其能遂稱疾
不朝嗚呼何信知之晚也奪軍從地出其不意相
疑甚矣三尺童子亦須覺悟而信不知信豈暗昧
至此哉天奪其鑿也

項羽引兵欲渡烏江亭長艤舟待請羽急渡羽不
渡乃戰死蓋是時漢購羽千金邑萬戶亭長之言
甚中羽疑其欺已也羽意謂丈夫途窮寧戰死不
忍為亭長所執故託以江東父老之言為解余使
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羽至東城才二十

八騎與漢兵戰斬二將殺數百人漢軍披靡使羽盡用其衆決死垓下豈易當哉所以去垓下者猶冀得脫也乃為田父所給陷於大澤羽知人心不與已安知亭長不出田父之計哉此羽所以戰死也

武帝之時異人並出史臣方之版築飯牛斯言過矣公孫洪兒寬之儒雅專事阿諛皆佞人也張湯趙禹之定令多務嚴急皆酷吏也李延年倡優善歌乃許之協律桑洪羊剝民聚斂乃許之運籌至如嚴助張騫之徒皆啓唱邊事以資進取在堯舜

三代之時不免乎流放竄殛者也尚何才之足云惟汲黯蘇武一時傑出而武帝疏遠之肆其私心禍流四海則以朝無人也史臣之言過矣爵祿者人主之柄也褒貶者史官之柄也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權衡以勵善懲惡孔子作春秋後之作史者取法焉莫尊於丞相陶青劉舍相也不得立傳莫貴於通侯扶柳呂成侯也不得立傳嚴彭祖不為宰相李廣不封侯當時惜之然皆有傳焉蓋睦以議即立傳江公以博士立傳蘇武以典屬國立傳嚴安以騎馬立傳賈山鄒陽之徒以諸

侯之客立傳不以爵祿之崇所以勵善也春秋澶淵之會卿當書以其無信不書召陵之盟屈完不當書以其賢故特書蓋此意也佞倖殖貨何以立傳希思冒利之人苟一時之榮非求名於萬世也史必立傳所以懲惡也春秋書三叛人民蓋此意也此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權衡而勵善懲惡也班固作漢書惟紀最為嚴密事皆詳載於傳而撮其要書於紀固自名之曰春秋攷紀其言有深意焉余嘗攷之吳王濞約六國舉兵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為其郎中令劫守不得發兵濞敗遂

得不誅班固書曰皆舉兵反何以書皆舉兵反初意皆反也戾太子斬江充矯制發兵武帝詔劉屈氂捕斬反者班固書曰太子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何以不書反初無反意也張湯凌折三長史長史發湯陰事湯曰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武帝盡誅三長史班固書曰張湯有罪自殺何不書陷湯湯有罪也弘恭石顯奏蕭望之不悔遇請訟於牢獄塞其怏怏心望之自殺有司奏望之有罪請絕其爵邑班固書曰中書令弘恭石顯譖望之令自殺何不書有罪恭顯譖之也太

子矯制不書反而書以節發兵譏武帝惑巫蠱而致亂禍也望之自殺不書有罪而書譖元帝信闔宦而殺其師傳也凡此之類不可殫舉固自謂春秋攷紀者豈以得春秋之意耶

班固作史贊非獨詳於記善也又重美之非獨畧於記過也又婉其辭其記善也雖小善必錄其記過也非大過不書文帝之仁言儉德贊中總列十數條嘆曰嗚呼仁哉於景帝贊又曰至於孝文加以恭儉於武帝贊又曰文景務在養民非詳於記善又重美之乎武帝之窮兵奢侈其贊曰雄材大

略不改文景之恭儉詩書所稱何有加焉非畧於記過又婉其辭乎元帝之號令溫雅成帝之穆穆之容皆見稱述者不以一失廢其它長也故曰雖小善必錄呂后之寵產祿景帝之殺晁周皆略而不言者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故曰非大過不書史贊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無所稱也蓋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言可贊也故贊衛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論文章之美其它則片善寸長贊皆言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

高祖輟洗受言吐哺銷印其從諫若轉圜也至於
廢太子則雖得百張良無益文帝身衣弋絺慎夫
人衣不曳地其儉無以加也至寵鄧通則賞賜輟
鉅萬併舉銅山與之何相戾哉蓋惑於所愛雖聖
主賢君猶不能自免也及四皓入見而嬖姬舞泣
申屠一言而弄臣碎首此二帝所以稱賢 聖哉

屏山集卷四終

屏山集卷第五

記

友石臺記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
剗苟有大柿樹如側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
清蔭周覆可容六七客肇慶輦群石置其上所以
悅觀瞻而供遊憇也石出吾里無嵌空竒怪之姿
特以其介然若英毅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
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
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為此戲也徐而物色之老而

老老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佩有若祈子
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以勤詞
氣剴切有若徂疎者示人以直有數馬而對若御
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
剴剴凜凜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
親也附狷介而沈者次之為勢力所驅者次之能
言以怪除三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
一有是玷雖瑰瑋亦棄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
平昔之所欲疎也夫以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
深遠如此則周旋於斯孰不砥礪苟逐物從好以

茲為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為基立五嶽為堦鄧
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而觀之亦掌中之一
物耳曾何足大焉惟隨見而足怡然理會則又何
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
客徜徉于臺上儻以此說為是與則倚而歌據而
瞑皆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

蒙齋記

暇日與二三子為蒙齋遊有客仰而言曰名齋之
義其旨矣乎泉泫乎山虛靜而泐導之至易也人
亦然童心瑩如雜慮無寄發其蒙者非有所畀付

增益之也勿振其翮勿鼓其蕩順之於正而已余聞之悚然念聞道最晚童之淳一既已澆耗童之愚昧固自宛然以因循易輟之功制扞格難勝之質凜凜乎其難也有客曰不然此精義也小子何足以知之學者惟見善明為可一燎懸室積暗頓除况吾崇智皎如日月之光何遇而不披剝耶此繫蒙之要訣也蒙自我蒙有之則固見自我見廓之則神豈外也耶余聞之則又大喜遇望因念人之真性非不了了七情環起而攻之則紛華利欲物物得而蒙之願又不至是卓然自立於群趨之

表而以學問自娛苟無見焉則竒邪浮末術術得而蒙之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為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蒙隨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衣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雖然吾初讀易而有得於復也以名吾東齋今又以蒙名吾西齋而吾玩易未既也嗣而有得又將志之况吾家山窈窕深邃登臨從倚寄吾賞心者固非一方所可盡也以無盡之賞

寄無盡之義玄相推發豈不多多而益辦耶苟為不足又將推之於親族於交遊之好事者則吾起居宴息出入往來無非與易俱笑觀其名玩其義默隱於吾心以求合焉不亦樂乎客既出因筆之為蒙齋記

序

送張當世序

庚戌張侯來守莆田余佐郡事後兩月至時逸寇楊勅犯閩官軍綴之鏖演山下聲搖四境已而回源盜作辛亥其徒益熾吾之赤子探丸佩犢皆號

范葉兵疽食旁郡王子春靈旗大伐衝逐蕩拓寇乃平又一月天子召侯為郎余亦及水馬噫余與侯同寮最久而寇攘甲兵之事相為終始也方繡衣交馳羽檄狎至哀兵括食刻期取辦侯以強敏濟之余因以免戾焉顧於侯未有助也今侯將承前席之寵思效一言可乎夫平盜易使盜不作難蓋勦戮之威易伸而涵養之恩難洽也閩之勢猶人嬰痼疾者陰邪內乘根固磐互牢不可解今以鍼艾藥石攻之灼之蕩之滌之疾雖除其直氣猶矣道和扶衰如保嬰兒如擎盤水如維持側車喘

惴然不敢有毫髮之傷則生理可致不然一病已
一恙生消於指臂聚於腹心必甚於前而至不可
為也吾民困矣輕徭薄賦寧使鈍官守法勿使利
官逞能庶幾有瘳乎余聞人所知者閩事四海之
廣亦猶是也願侯以此告于上

送翁德功序

書生輕議兵自荀卿發之三至五權六術雖畧本
仁義然聖人不輕議兵夾谷之會田常之討虜往
直前無如吾夫子者至於衛公求由之問皆深閉
固距不假以辭色非沮之也慎之也卿譚之何容

易乎末世乃有長嘯卻虜圍棊破敵揮扇靖烟塵
投筆取封爵抵掌談笑橫槊賦詠視聖人之所甚
慎藐然輕肆焉使書生讀之激昂歌羨袖書公卿
之門飛奏雲天之陛莫不撫髀嘆息恨其試已之
晚是則鼓之舞之荀卿為之罪人也吾黨翁侯德
功老於經術不得一第向來小試武事 朝廷官
之德功沈毅忠信容氣不存於胸臆言靡出諸口
吾知其可以有為也因贈言焉夫金玉已生螻蟻
人命徒詐長平之卒不媿申息之老以是言兵者
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謀垂借筋勇將憑河扁

舟慕西子之載抄騎縱南塘之出以是言兵者德
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誠莫動天忠非許國匿魚
腹之丹書灑指端之公字以是兵者德功之所嫉
也余亦嫉之操心儻不然提十百千萬之衆凌凌
兢兢如是愛子慈孫將跳白刃焉雖不慎者慎矣
德功是行也有引而用之者乎摩厲以須卓然自
見於世矣異時海宇清泰毋手尊拳袖而不用凌
烟之像有白面書生雍容於虎臣之列者其德功
也耶

屏山集卷第五終

屏山集卷第六

雜著

示六經堂學者

汝心之休處此如遊汝心之流處此如囚此堂何
有維經與史隱索周施於茲備矣誦書琅琅其神
乃揚雜慮橫心聖言則忘講書默默精義乃得借
聰於人終焉必惑視彼迅晷若弗云來今汝不勉
則何有哉時習之說反身之樂瞻忽茫然匪伊情
度前路心平氣和天無事公之疎木無外財春容
民而字朱熹祝詞佛未力七等以而歡與交即尚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
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
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魯子稱其友曰。有
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也。
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愚。迹叅並遊。英馳俊驅。豈無
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
終身弗越。陋巷暗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
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駿。學
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
炳育珮。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

如源之方。駛望洋。湫淵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
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
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克之益克。借曰合矣。宜養
於蒙言而思。變動而思。躡凜乎惴惴。惟魯顏是畏。
其遺訓。吾聞之糟粕。指淳精。聚誠意。畢芻狗。除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孰為學問之粹。而益於吾身。我本釋而
曲。其老不舒。人釋弗攻。其成必愚。故善學者必謹。
其初。凡日用間。業業乾乾。散扶必恭。執事必虔。中
惟不自輕。雖奴隸亦尊。唾地如汙。其畏如是。寢則

易安食則知味頰面奏圍脫襟屣履每每存之斯
無過矣自朝至昏以一條貫焉勿謂未也本寔由
之母悅於新毋駭於奇驟得必夸久而寢微習而
察焉豈曰無徵出指於西底止必秦其次也頃刻
之功初若不足外務奪之或斷或續及其至焉皆
其所積故君子許其進而惰夫疑以自絕原有生
之初愚知混混學如蛻焉其質乃變變非他知寔
由昔見存之則誠體之則仁孰明此哉聖心之純
性本渾全或誤于末聞知誤勿執冥之則真斯言
不守何多求焉棟宇雖克不如掩編如人有車身

必自足弗弗軸弗輶則何以行凡初有聞果然自足
鬼岸恣睢自離于曲可口之實出於凡木人或有一
言志善忘惡彼真不賢可助余之勗見賢可信信
之不疑勿窺其小疵謂不足以為余師我信乃自
益我疑則自隳師乎師乎惟己之為溫故知新吾
昔所聞與今聞合豈不欣欣如膏熾薪心源益明
古人得善惟恐弗居如捄火捕亡其敢緩諸苟曰
此日姑已聊以優游則知終身無復好修惟人中
肩泯泯焚焚以敬直之如風掃蚊一道通明振古
如茲曰予哀矣尚識前言子其循之學必有聞

跋浩然子尚篇前言其前之學也其間
吾黨有浩然子著書九篇劉致中以示胡原仲原
仲轉以示予予讀之恍然惘然如叢挫如涉獵要
其歸宿則弗畔焉三復而拊編歎息也異哉有意
求合於易耶易之為道非言語之可階非思慮之
可緣百家傳注之學支離矣繫辭曰以言乎遠則
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觀
此氣象則易果為何物耶陰耶陽耶剛耶柔耶何
爻之可指何象之可名耶在八卦之內耶超八卦
之外耶非吾聖人發之所言之躋適得怪焉故夫

予欲無言則曰天何言哉又申之曰天何言哉天
下何思何慮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申之者確
之也自然黜聰去智默而識之於太極之始其背
馳哉雖然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
室者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克己復禮顏子
之復也夫膠膠擾擾者非逐末復德之本也焦焦
戚戚者無非妄為復則不妄矣是知復之一義為
聞道之要言進脩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力久將
有捷裂泮渙沛然流出於骨髓間所謂易者是自
知之矣且陰剝陽復理有自然故曰剛反動而以

順行非角力交戰之謂也世有求復孜孜勉勉弗能自克何其難也一性既蕩六官競馳本末易位誠妄相寇悠悠有生習以為常如久客之人安於途旅不知故鄉舊家有田園之可以棲息親舊之可以娛嬉一旦挽之使歸望望然而去之明了之士儻能識其本及其誠欣欣怡怡如疾風揚翎迅流縱航亦安而行之此順行之復自然之理也浩然子所謂迴光背鏡其近湯之復耶其得於復之順行耶如其然余將從之遊道同而相樂其意如其不然余將從之遊質其異而啓余之未達於天

試梁道士筆

善將不擇兵善書不擇筆顧所用如何耳南渡以來毛穎之絕慢亭黃冠以筆遺予玉表霜裏視之皆觸藩之柔毛毳也束縛精妙驅使如意亦管城之亞匹焉因念神州赤縣半沒埃穢中或言南兵剽輕不足仗者而春秋吳楚之霸六朝晉宋之捷不聞借銳於它方選徒於外境昔人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豈用之自有道耶書生過計推此理於試筆之間庶幾銳翫之裔不專美於舊譚組練之軍或有為於今日

題尤貢明墨

蒼官之英乎此馨德未獲稟指聊守其黑沽之我
沽之我吾將從管城子游發潛光於小籍

蒼庭筠傳

此君之先出自震澤有號蒼筤子者與蒼頡同時
頡觀鳥跡制字蒼筤子有記載之功帝皆賜姓名
以字為蒼氏蒼筤子生篠禹脩方貢以其材也上
之其後有國封孤竹君生篲篲逸去釣于衛詩人
詠淇澳以美之天下想見其風采篲生斡斡生庭
筠母慈氏庭筠在綳絲中已有奇骨濯濯如傅粉

然及長清癯玉立七賢六逸皆從之遊王子猷最
喜之嘗曰不可一日無此君世因以目之不名也
此君性強項未嘗折節下人得黃老深根固蒂之
術蟠隱林麓間與徂徠十八公新甫栢直臭味之
同素相友善帝嘗特起三人俱至上林愛其風操
遷直御史府拜十八公為大夫獨此君不受爵帝
館于竹宮留以自近馬嘗訪養性之道此君曰直
心虛已至道自凝帝飲其言又嘗撫其腹曰此中
何有曰空洞無物當容數十百人耳帝為之咲有
說之者曰君有長材典樂府則蕭韶九成直史館

則汗青有日入武庫則羽鏃宣威薦宗廟則簞簋蓋甚飾蓋迎刃而解盛茂以加者也時方多難何不猶驅出力掃氛侵策四夷以成不朽之名而反韞其貞幹甘與草木俱腐邪此君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與其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孰若樂行憂遠確乎不可拔也遂使營嶰谷將老焉此君常齋居每歲惟五月八日需醉醉則外其形骸或為人徙置它所不知故當時為之語曰此君經年常清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有時倒載過習池茫然乘墜俱不知晚歲益枯槁言無枝葉以蘭焚漆割為戒

竟保其天年云帝思之命墨工圖其形像以張座隅仍賜號曰靖節處士諸子皆蘄蘄露頭角曰萌最爽美陸沈於世為識者賞味爭挽致之俎豆於諸公之間猶子曰貧苦節肉食者憚之其他支派繫行青紫曄然居湘中者班班以文采稱居渭川者千畝致富時比之封君居武夷者幹弱而毛鬣人以為蛻骨仙云前問人曰此君有賢人之槩曰為贊曰善哉白樂天之言曰此君有賢人之槩曰為其本固固以樹德其性直直以立身其心空空以融道其節貞貞以彌志夫豈溢美之辭哉嘗聞斯

人深造理密成叩擊之默其妙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余宜其有為之執鞭而忻慕者矣

贊曰髯戲曰

樂六之言曰此吾首負入上舉曰

有相者論病翁曰僕聞人多矣寧馨殊姿噤吟怪形田面之龐鬲角之清固難以一二論也若翁者雖乏鳶肩燕頤之奇亦無鷹頭鼠目之陋然而蹇滯言蹇跼窮拘羈則多髯之累也夫髯多則貌古貌古則神厲神厲則語不和語不和則交寡合交寡合則動與成宜乎翁之沒沒也亦盍鑷亂芟繁稍自矜飭乎溫而儼然齊而擱然肅而偃然發而

莞然夫如是則孰不爭先覩子為快焉左持右挈或輓或推聲咳之間山移海回慢子者加其敬矣子者止其哈運何塞而不開名何顯而不來竊為安此翁曰嘻鄙夫樂隨正士自守子徒欲軟美求容而不慚吾行之益醜也吾聞之君子脩己者非無榮名之患而無素履之難我則不偶夫髯何罪且髮膚之傷前哲垂戒豈其敝之輕若弁髦相者曰天生百骸所以立我規矧軒號附市挺朵顛連絡結龐覲侈哆爬义負荷揮隨踏把惟人具焉闕一不可若夫髯也存乎亡乎皆可以生矣前貽繞

涿之譏後發毛蟲之謂首利夫子必請去之何相
撐距而自奪其便乎翁曰子觀夫有形之形而未
識夫無用之用也易稱須賈其義尚矣扶踈郁紆
可象之儀也勃拂鬢髮可畏之威也緣飾英姿發
揚勁氣偉人特士造物多以畀焉故黃者紫者鬱
然者皎然者似蜩者如戟者帛纏者綵編者垂至
帶者儼若神者白哲甚美者布置勝人者於此不
凡者能令公喜者是以蓬頭相高疏眉輔漢于思
強宋絕輪霸蜀美須夸齊長鬣勝楚或抵几而奮
或論事而張其剛毅挺挺有如此者或手將獻規

或口銜伏誚其忠烈炯炯有如此者是既然矣子
獨何患乎且貴賤禍福天實為之子乃謂去窮有
政謂攀榮有梯謂撓捩可施謂塊土可移不已甚
乎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乃規覲俛顏嚙強哂偶
旅望塵啣吻乞憐雖位三槐食五鼎馬千駟祿萬
鍾澤九族宥十世吾弗能也相者趨隅如慚雅譙
病翁掀髯為之一笑

閒境志

閒境志者肇闢乎方寸之間而莫知其自際限之
所接自有宇宙便有此境若甚遼邈曾不跬步至

焉無炎涼之俗無風波之途如化國其日舒長如
桃源與鷺塵背如混茫之世無為而常自然真雅
懷素志之栖寓埃行逸軌之遊歷也境內之人心
和而氣平神靜而躰舒不拘拘跂跂不營營汲汲
閉聰明之牖息思慮之機洒濃厚之情停飛動之
根喻良詔之解繁譬道輪之繫祀然而篤於脩勵
者譏其墮役於智巧者謂其拙湛於關二者疑其
矯非夫特立高尚之人莫能居也昔許由嘗下鄰
焉其視天下輕矣伯夷季札因之以逃國顏闔子
休因之以辭祿位躋哉卓乎莫可尚已若夫坐忘

寄傲之流閉關却掃之士徜徉乎竹林蓮社之間
放浪乎草堂松徑之側曲肱箕踞長嘯微吟送日
月於枯棋泥乾坤於一醉皆乘堅策駿有意臻其
藩城者也乃有黃冠羽服壞衲方袍逍遙其間自
立門戶曰清都曰淨土蓋閭境之別名也自世途
歆豔斯境榛塞或純盜虛名或指為捷徑一出焉
一入焉誠未足與議今之人遊談賦詠挾以為高
慷慨激昂若心將往者狐疑猶豫終莫能至焉豈
以其淡泊無味寂寞難安故喜言而畏蹈可暫而
莫久歟余嘗熟遊送之者皆自崖而反也因述其

旨趣以導夫來者
以其脩祖居上梁文
有酒盈樽歸意不忘
松菊惟鄰是卜吾儕
皆有室廬眷此新居
實循祖創而勢不改
規模稍增闢洗硯之
荒池易藏書之壞壁
崇卑合度豐儉適中
要須窗列遙峰何必
門容駟馬爰居爰處
無震風凌雨之侵載
笑載言有臨水登山
之樂鄰翁助力家圃
徵材因舊則役不告
勞從簡則用無浮費
屬茲考室聊著斯文
兒郎偉拋梁東庭樹
春回返暖風不費主
栽栽種

力山花野草自青紅
兒郎偉拋梁西一帶
人家盡枕溪閑伴漁
翁攜釣去却隨畊叟
荷鋤歸兒郎偉拋梁
南因寨名山鎖翠嵐
勝地已聞棲隱客連
營不復駐征驂兒郎
偉拋梁北一水來朝
紫帶碧稍增石堰聚
遊魚更搭松橋通過
客兒郎偉拋梁上擾
擾塵寰聊一望倚樓
詩興入雲高揮毫欲
蘸銀河浪兒郎偉拋
梁下接吟連畦多美
稼為揀長腰百斛

粳米向吾廬添小酌
伏願上梁之後起居燕寢和樂安平百葉傳經綴
高風於闕里全家道世想遺迹於鹿門

屏山新居上梁文

望淵明之三徑久隔妖氛嘆揚子之一區已成焦
土屬寇攘之甫定宜築堦之圖更親仁善鄰重違
梓里架巖鑿壁別有桃源矧茲鴈序之還尤急板
輿之奉巨木浮波而鱗萃衆工執斲以雲奔豈無
輪奐之雄我弗為也姑選林泉之勝吾將老焉戒
事既訖落成伊邇盍有文辭之紀助茲閭里之謠

兒郎偉拋梁東溫詔新開大國封萱樹長依春砌
綠蟠桃偏暎壽杯紅

兒郎偉拋梁西學士從戎萬里歸羽扇一揮攘醜
虜螫弧再舉定狂齊

兒郎偉拋梁南鳳水縈紆接劍潭五袴至今歌惠
愛折轅猶是警貪林

兒郎偉拋梁北一壑一丘吾願得莫遣移文誚隱
淪何妨宴坐觀虛白

兒郎偉拋梁上萬卷詩書樓閣壯為語諸郎更苦
心仙燈會照青藜杖

兒郎偉拋梁下鄰里欣欣陶美化好寬貸責活疲
民莫閉困倉圖善價善對國事或請明更苦
伏願上梁之後人安土著歲樂金穰千楸不施豈
獨吾儕之高枕幘幪所及俱回寒士之歡顏

招劍文送劉致中

五山之精六氣之英鍊為神器電暉霜凝噫此非
所謂干將莫耶者乎其隱於豐城也扁以堅珉閱
之深壤劍且靜矣何自而氤氲氤氳發為光怪上
摩星斗而駭動人耳目哉蓋物必有用用必因時
射彩騰輝不能自遏非若瓦礫無知朽腐不靈終

沒沒以無聞耳然殊珍上瑞初不苟合孰能感而
致之自非厚碩忠信無愧幽明如張茂先者焉劍
胡為而來哉惜其逢辰不競怨禍方新忠蓋云亡
王室淪沒嗚呼是劍也苟得其時使劉季用之必
揮拂白蛇之臥使朱雲請之必齧齧佞臣之頸付
之荆楚之客必喋血虜庭加之晉鄭之敵必三軍
白首豈不壯哉觀其凜凜之風熒熒之質必不繞
指柔必不自挺出必不為屬鏤以害忠良心必不為
含光以夸約惑必不銘金字以識姦雄必不飾犀
文以資玩好必不潛于魚腹以逞窟室之凶必不

舞于鴻門以快沐猴之怒儻不過焉寧霍然變化
蜿蜒于深淵寒賴之中若將終身耳用則見不用
則隱視彼良庖之刃族庖之刃初敵折缺歲月而
頓更猶莫磨礪鈍澁以希一割之效者豈不萬萬
相懸哉昔吳王闔閭鑄劍二陽曰干將作龜文陰
曰莫耶作漫理茂先得之於異代歟識宛然跡其
顯晦莫知所自豈在在處處陰有神物護持耶自
吳至晉數百餘年而劍一出出不數十年而化去
自晉至今又幾千矣異彩熒光一何遼落也豈象
緯之學精研者寡莫能指縱耶將乾坤偉人世不

常有無以召之耶抑神寶去来自有定數非可以
歲月期耶方今風塵瀕洞威柄倒置政瀕此物以
畢能事吾聞白水之濱鵝峰之下有異氣焉亘天
拂雲久而益耀方與博物之士仰觀俯察一作表
而出之庶幾絕代之珍不陸沉於今日仍招之以
辭曰
寶劍來流天精百神觀三年成寶劍來光陸離瑩
礪鵜截鯨鯢寶劍來撫七星茂流英掩青萍寶劍
來駭風胡譽傾城價論都寶劍來奉君王定四夷
臨八荒寶劍來應時昌時乎時母深藏

温公錄書銘
 公硯已瘞
 姦魂夜悸
 公墨霑池
 潛來湘纍
 假其餘
 聲所感如此
 矧公真筆
 劔戟交倚
 挂之高堂
 浮慮盡死
 我觀公書
 識公胸次
 天地輸誠
 風霜薦厲
 吐而發之
 茲其餘事
 公之立朝
 營營仇敵
 不勦其剛
 不披其殖
 障海一簣
 排風孤翮
 始訾繼斥
 卒伸其直
 世衰道圯
 喏喏唯唯
 有筆如掾
 微公莫使我銘
 其尾吁嗟已矣
 水之
 屏山集卷六終

屏山集卷第七

表

代直閣南劔謝表

粉社引嫌
 方趨嚴召
 鐔川易守
 驟拜恩除
 力小知難
 寵深極懼
 伏念臣猥以凡末
 誤蒙使令
 敢懷擇地之安
 思效捐軀之報
 自昔寇攘之後
 禍流建劔之間
 瓦礫相望
 坐待流移之復
 新陳未接
 日虞餉餽之空
 稍鉏復出之姦
 與變惟新之俗
 五月詎聞於報政
 兩州遽沐於更符
 地悉凋殘
 任均勞劇
 考其已試
 固知五枝之窮
 責以後圖
 庶補東隅之失

皇帝陛下乘先武中興之運先孝宣共治之良機
時艱難軫念黎庶謂遐取習於為亂豈德意壅而
未宣以臣聞人語其土俗使之奉行條教或能安
集流離曷副東求祇深兢惕臣敢不博詢利疚祇
導隆覽勸勉農桑俾復歸於飽暖解除苛媿異少
養於瘡痍

代賀天申節表

赤伏彰符方協興王之運猗蘭肇慶慶欣逢誕聖之
期專效嵩呼仰增鴻筭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
難嗣統負畏御圖兵雖用而不殘德遂加於無外

歸仁孰與初同重父之去邠修政益勤終美宣王
之攘狄天申福佑人沸謳歌臣迹滯偏州夢聞清
蹕瑤觴獻壽悵莫綴於朝行金鑑納忠願少裨於
淵聽

代寶學白州謝表

幕府贊襄初無善狀公朝慎罰止棄遐荒咎積驚
心感深流涕伏念臣受材誦薄逢世艱難痛點虜
之亂華悼先臣之死節頃因人乏出佐戎行雖誼
切君親常蘊枕戈之憤而敵忘彼已終闕三字之
愆黽勉五年召還萬里既久隨於成績宜荐致於

煩言謗欲誰分孽由自作晉師討敗難逃先穀之
誅虞典從輕姑示三苗之竄以蓋伏遇 皇帝陛下
廣天地涵容之德收雷霆震龍皇之威謂臣誤國
雖多察臣初心可諒肆垂大惠特賜微軀敢不念
往知非雖窮不怨身糜瘡海以生尚覲於生還夢
逸沙塲效死寧忘於死耶

代寶學漳州謝表

十罪併聞分已甘於誅殛五年兩謫恩尚許其全
生聞命疾趨拊躬流涕伏念臣當才凡下臨事闕
踈誤被選掄浸塵班列昔參戎幕已無裨贊之勞

再奉藩條又乏看良之效志力雖期於自竭功名
常歎於數奇不移匪石之心果獲贏瓶之咎釁愆
已積雖擢髮以難陳章疏交彈碩壘臍而何及
皇帝陛下堯仁廣覆湯網宏開念臣顛沛於戎行
心惟盡瘁謂臣數更於宥典特與從輕臣敢不悚
惕以思屏營自守投閑置散已叨善貸之恩補劓
息黥庶幾改過之善

代寶學謝復宮觀表

負罪至深甘從永并疏息甚渥許遂生還盡復文
階仍叨祠館荷寵光之雜沓驚涕泗之橫流伏念

煩言謗欲誰分孽由自作晉師討敗難逃先穀之
誅虞典從輕姑示三苗之竄以蓋伏遇 皇帝陛下
廣天地涵容之德收雷霆震龍章之威謂臣誤國
雖多察臣初心可諒肆垂大惠特賜微軀敢不念
往知非雖窮不怨身縻瘡海此生尚覲於生還夢
逸沙塲效死寧忘於死所

代寶學漳州謝表

十罪併聞分已甘於誅殛五年兩謫恩尚許其全
生聞命疾趨拊躬流涕伏念臣當才凡下臨事闕
踈誤被選掄浸塵班列昔參戎幕已無裨贊之勞

再奉藩條又乏看良之效志力雖期於自竭功名
常歎於數奇不移匪石之心果獲孟瓶之咎釁愆
已積雖擢髮以難陳章疏交彈頽啞躋而何及
皇帝陛下堯仁廣覆湯網宏開念臣顛沛於戎行
心惟盡瘁謂臣數更於宥典特與從輕臣敢不悚
惕以思屏營自守投閑置散已叨善貸之恩補劓
息黥庶幾改過之善

代寶學謝復宮觀表

負罪至深甘從永斥疏息甚渥許遂生還盡復文
階仍叨祠館荷寵光之雜沓驚涕泗之橫流伏念

臣頃以瑣材誤蒙器使雖臨難不永苟免效死捐
軀而籌邊非其所長終成誤國孟明之耻未雪樂
羊之謗已盈踈遠易彌愛憎相半責五載曠療之
咎固無所逃騰一時萋斐之言亦已太甚衆心欲
擠之必死字關一保其餘生禦魑魅於遐荒觸炎曦
而就道危機自踐沒齒何言豈期流落之蹤更沐
甄收之惠以蓋伏過 皇帝陛下仁不忘遠道唯
至公善貸且成恩每深於含垢寧借不濫網或漏
於吞舟致此迂愚亦蒙昭洗臣敢不佩韋是戒食
檠知難在畝畝不忘君願希前哲執干戈以衛社

圖報它時

代張丞相辭免不允謝表

渙號已孚愚誠莫遠處非其據愧溢于中竊以古
稱論相之難朝以得人為重况屬艱危之會尤須
輔佐之良豈惟料勝以折衝亦在安民而和衆有
王道濟時之志能舒朝野之憂懷謝安鎮物之情
坐致淮淝之捷以今多事持異前聞鑿兵殆困於
連年駐驛靡聞於定所邦之阨隄今底定之猶難
狄固貪林肆憑陵而未已儻失疇庸之任益乖恢
復之圖如臣者起自書生謬承天獎拔賤跡於羈

單之日識孤忠於喪亂之秋偶際風雲得階塵露
入同宥密初無借箸之奇出總戎昭更昧干城之
略既辜注倚宜速譴尤召還方適於清光爰立遽
膺於異數息黜補劓頽往咎之何追經體贊元豈
薄材之能強恩私甚渥報塞謂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廣關仁深圖舊謂臣材雖至陋察
臣事不辭難敷告外庭誕揚顯典處以鈞衡之地
委之調御之宜責任如斯彝微曷副臣敢不益思
自勵期稱所蒙守一節之精忠造次於是廓九天
之氛禳死生以之

代翁毅撰遺表

傳新煇息將隨化於大鈞易筭氣微願輸忠於半
葉伏念臣受質朴訥奮跡單平風猷輒慕於古人
詩禮僅傳其家學初霑世賞方偃倮以循塘繼竊
科名遂寅緣而隨牒未更繁冗已玷清華無一介之
先容辱前朝之異遇編摩書局黽勉即曹叅陪三
老於賢關領袖羣英於秘府官箴恪守歲筭易流
傳癖書癡性雖安其所好客嘲寘戲時或歎其夕
淹但直道以事人耻曲學以阿世至乃東州懷統
淮部乘輅敢圖擇地之安惟勵匪躬之節屬中原

之雲擾當陛下之龍飛趣歸行所之班俾典奉
常之職綿菓之儀未就蒲柳之質已衰一返家園
五更祠館朝有著而廩有給叨冒為多壯也仕而
老也休絲毫無補今則已嬰沈痼難羨反生重念
臣自幼讀書即知論古憤張禹臨終之請惟訴私
情喜史魚絕命之言猶存忠諫探其悃愾灼見正
邪雖真偽或混於平昔之時而隱微必發於死生
之際臣今備矣心竊戒之敢伸奄奄之言仰瀆高
高之聽伏惟 皇帝陛下日新聖學躬攬權綱中
華之服裂五千天惟授德列聖之基垂一百民實

歸仁誠既洞昭禍斯潛弭豈待期期之夕克全復
復之功臣即弃明時莫瞻盛舉未草涪溪之頌定
愧懷欽儻平伊洛之戎固欣受倉

劄子

論時事劄子八首代寶學泉州作

江北

臣竊論今日國家大計莫先戰守二策因險為守
則守易固因守為戰則戰必克自古倚長江之險
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
呂蒙築濡須塢而朱威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

葛恪修東興堤可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為強形勢然也今日淮甸雖置守帥而無堅壁無聚糧或營一師之市或聚烏合之徒敵人一至則冰散瓦解千里蕩然長江之險舟楫之利固以與敵兵之虛聲所搖人情騷動此由江北藩衛之不立也臣欲乞將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營置寨柵守以偏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欲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敵之進退墮落吾計中朱威丁奉之勳固可圖也江北藩衛既立陛下移蹕建康

觀時待釁以定中原此萬全之策也

荆襄

臣聞善奕棋者不爭邊角之利善立國者必強腹心之勢今日國家暫保江左形勢之地若緩而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據漢沔昔人以為用武之地故三國戰爭皆出於此得之者強失之者弱自喪亂以來莽為盜區國家多事未遑經理亦幸敵人弃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丘墟固難卒守臣謂宜將荆襄合為一路增重帥權暫治公安益兵聚糧為戰守計分遣別

將渡江據險置柵募民耕種積以歲月更為後圖
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絕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
尾相應三者窺闕中原有卷席之勢是一舉而獲
三利也今不早圖萬一敵人先之則主客不侔利
害易輒復欲爭之固已難矣欲望 陛下沈機獨
斷亟詔大臣講論措置先事慮事以強立國之勢

禁衛

臣竊惟藝祖削平僭亂聚天下精兵以強京師取
太原兵以為龍衛取幽州兵以為神武左右員寮
本藩鎮聽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

軍升自川陝虎翼之軍選自江淮凡此之類不可
悉舉皆總于三衛訓練精閑故能坐制四方如臂
運指自南渡以來禁旅凋耗勁兵驍騎分隸諸將
沿江戍守蓋救紛解急枝梧目前未暇長顧遠慮
也昔周瑜拒魏而吳王提重兵以為後援鍾會伐
蜀而文帝率師十萬屯長安二主豈不知指撓目
顧端拱仰成哉蓋尾大不掉末大必折其所防者
深也今三衛兵雖稍收集而寡弱未振欲望 陛
下遠鑒吳魏居重馭輕之術近法藝祖以中制外
之權選徒蒐卒益增禁衛仍擇腹心忠亮之臣分

為統帥則威聲所懾非獨折衝禦侮亦所以強本固基為社稷久長之計

守江
臣聞善固圉者不顯為必守之形善欲敵者不示以可乘之利所以消禍亂於未萌沮姦謀於將發也竊讀舊史見六朝之守國也皆輕戍江北重戍江南因險而守因守而戰內疆根本外鎮邊陲敵來則出驍將合銳兵先事而逆擊未便則清野鄙據要害伺間而後動故北兵遷延之絕畏首畏尾往往狼狽亡遁大約皆此謀也昔陶侃不城邾其

說謂設險禦寇政以長江隔江而城非三萬人不守引敵致禍實此之由若虜有可乘之會又非所資侃非失形勢也緩小利以全大利也蔡謨諫止諸鎮北移其說謂時有否泰道有屈伸須養成待時虜若送死敵之有餘棄江遠進亦我所短謨非畏怯也知用其所長也何承天論守邊之計謂斥候之交非耕牧之地曹孫相持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宜堅壁繕兵以待敵來承天非泥古也事有可法也侃之練事謨之見遠承天之燭機審利害於當時垂龜鑑於後世臣竊見比年以來虜類

盜邊犬羊猥衆淹留冬春雖王師驅逐屢挫其鋒而兇焰未懲猶輕南向蓋今日形勢事宜略與古同夫雷動風馳不難於必勝形格勢禁實本於沈機願陛下詔帷幄之臣稽六朝重戍之謀考三千慎守之策固本保邊陰消戎詐庶幾不動聲色疆場晏安我既出於上策矣彼猶貪冒南來是符堅淮淝之轍復尋宋武燕秦之役可舉也

舟船

臣竊惟長江之險雖本天設實由人用拒敵之方不特防隄岸塞險隘而已維檣艦據津流則其險

十倍飛棹檝冒風濤則其險百倍東南立國戰守之利無出於此伏見巡省已來輒駐兵會雖有守江之名而無用險之實船艦率皆草創水軍不甚練習且海船入江則顛沛不行步兵乘水則惴慄失措官司奉行措置姑欲畢事而已陳利害者以為常談習游泳者以為末技未思臨機對敵何以取勝故向來邀藉虜於長江攻羣盜於平湖戰多不捷職此之由竊攷六朝舟楫之制名字雖不同要之大艦利於控扼若五牙艨艟之類是小舟利於走集若金翅油船之類是大艦有飛樓有

拍竿有長槽屯兵走馬可容西北勁兵以當衝要
小舟欲輕快追逐須擇吳越水工輕果善沒者負
船鑿艦出入湍流見之若神敵人所以莫驚膽墮
也昔李氏水軍敏銳周人莫當孫權浮江萬艘魏
人畏遁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制敵之上策也欲
望下詔講求舟艦大小之制南北士卒之宜嚴械
之用訓練之方專委統帥以備強敵

南兵

臣伏觀朝廷向來教調諸路禁兵沿邊戍守多即
逃亡議者便謂南人脆弱終不堪用臣昨知泉州

日嘗呼逃卒審問其由皆言非怯懦畏敵亦非勞
苦思歸只緣撥屬諸將南北人情不通非禮役使
橫加箠辱未嘗預聞金鼓之事眾情憤憤遂皆潰
散凡推驗十數人供荅略同因知逃亡非其本心
况南人素號剽悍春秋吳越之霸六朝晉宋之捷
不聞資兵於它境取材於異代今猶古也豈獨不
可用哉特用之不得其術耳目今諸將之兵雖足
戰守無仰於此然國家養兵額眾費大不應艱難
之際使
食比年以來訓練亦精士氣思奮臣
愚欲望
路禁兵自遠及近更番出戍別立統

帥不隸它營分也險隘不當虜衝連營締壘張大
形勢使之耳聞目覩漸熟征戰秋出春歸不戀鄉
土歲月積久習以為常緩急調發人情不震可以
集事

吳蜀

臣嘗聞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
應此昔人論一陳之勢也臣竊謂一國之勢亦然
西國相持雌雄未決能盡用其力者強不能盡用
其力者弱盡其力者其力合也不盡其力者其力
分也戰者力常合守者力常分上一體者力常

合遠近異謀者力常分此必然之理也國家自南
渡以來保有吳蜀而羯胡侵擾殆無寧歲往年數
窺梁淮故江左稍安比年頻犯江淮故蜀重無敵
犬羊之衆棄其所長梯巖險冒濤江蹈必死必亡
之地而我未能收其功者蓋彼無畏首畏尾之虞
而得全用其力也昔三國鼎峙吳蜀為異邦然當
時所以謀困曹魏者常萬里尅期表裏相應况今
二方一統力不應分竊見金房荆襄境壤相望乃
西南之交吳蜀之會也若虜迫近江淮陝蜀之兵
當稍循金房而南若窺金蜀則士流之兵當稍循

荆襄而北批亢擣虛玄為聲援以分虜勢庶幾狂
狡之謀不敢輕動動而乘之萬全之舉也

募兵

臣聞眾不可已楚兵所以威晉多而益辦漢將所
以成功竊見金虜叛盟數窺淮甸諸將驅攘奮擊
雖獲首渠殲醜類捷音係道然鏖兵酣戰殺傷殆
相當也似聞諸營關額往往遂急招填不暇銓擇
多出於慵惰厮役之流未必皆勇悼驍雄之士平
時可以克數緩急恐難當敵臣聞自昔戰爭之時
哀兵益眾固非一塗或取之內郡如蕭何發關中卒

以補兵缺漢威復振是也或取之盜賊如諸葛恪取
丹陽勁民深加慰撫籍為甲士是也或取之逃亡
無賴如馬隆募洛陽勇士無問從來立標簡試自
成一軍是也欲乞明詔諸將應兵關許申陳於諸
路選募况荆奧之人尚氣喜鬪困於閭閻不得其
欲或多椎埋犯法販私為姦久之探圓弄兵遂為
劇盜若加收籍使之勇於公以非惟強兵而威敵
抑亦弭禍而安民是一舉而獲二利也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三首

名命第一

辭免劄子三首

承命兢惶心願靡措伏念臣頃以罔功自招物議
 分甘屏弃沒齒無言仰蒙天度包容龍光不替更
 於流落深軫眷慈而臣備省未幾遽蒙環召琳館
 既叨於優逸經筵獲持於穆清懇闕未陳心猶有
 待豈意悞恩遽及擢位宰司自揣庸虛曾無一可
 灼知輿論孰以為宜伏望 陛下察臣誠言亟行
 追寢庶幾孤跡終遂保全上不累於眷知下得全
 於素守

此繫忱誠未蒙開可再念臣勤勤之懇非敢飾辭

誠以當軸處中之任寔安危治亂之源苟非其人
 國家何賴今 陛下宵衣旰食思濟艱難英俊並
 驅猶恐不及以臣疲懦雖欲竭慮畢精終恐無益
 况臣五枝之窮見於已誠強顏闕二 謗議必盈高
 位疾顛可不深戒伏望 陛下護其所短用其所
 長勿以反汗為嫌惟以得賢為急許臣且奉殊庭
 安其愚拙則毫髮之闕或得盡其區區

溫詔屢頒靡容遜避深惟 陛下所以推擇之慎
 眷倚之深加於微臣者可謂至矣且臣非不知寵

三

榮之可慕事功之當勉然而義有未安不能但已
蓋與其招尤速累自訟於它時不若守分安愚懇
祈於今日在臣之請猶為有辭伏望 陛下擴天
地之包容垂日月之臨照矜其誠懇曲賜聽從庶
俾危蹤得全無過之地臣之萬幸

屏山集卷七終

屏山集卷第八

啓

賀魯漕除直秘閣啓

伏審拜寵楓宸升華芸閣屬公朝信賞之日增外
臺待節之榮某官夙闕眷知特膺時選方六龍之
南駐視百粵為近藩協濟軍須實煩心計事尅期
而取辦固非一端下不擾而告成斯為盡美休功
藹著優渥宜頒清遊始闕於瀛洲迅召行趨於天
闕某言念崇墉之邇俯慙闕四字面賀無因心
馳徒切

到任與張守啓

蓋承朝命來佐郡符當大賢懷紱之初屬賤子彈
冠之日叨恩有自託庇惟新某官操履端脩器資
閱遠有慷慨憂時之志抱縱橫應變之材早拜寵
於楓宸仍踐更於棘寺釋之持議可重振於家聲
由也片言實兼資於儒雅猷為藹著委任彌隆一
麾臨蒞子之邦千里被棠陰之化舊深仰德今幸
依仁飛誠輒見於手書展禮將期於面覲

謝鄧倅啓

桑梓之封疆密邇久託為鄰萍蓬之蹤跡蹉跎未

瞻德表撫謙不間損翰先臨仰慙推恕以待人詎
敢設辭而文過恭惟某官詩書雅胄簪橐名家才
猷擅當世之奇議論發古人之粵屢剽煩劇益藹
聲華旋擢佐於郡符念未諧於人望士元試政已
觀展驥之能景倩還朝行起登仙之嘆某退藏舊
隱政竊餘輝脩誠輒見於手書載贄終期於面覲
方闕金之在序知衛生之有經願興寢間為國自
重

賀李丞相年啓

伏以履而後泰易推爻象之占正次於王史謹春

秋之法某官三朝實德間世宗工申申燕居雖輶
安於湖海几几赤舄終行歸於巖廊履此休辰宜
膺殊福某一去門闈之久存觀歲籥之更莫獲稱
觴徒增善頌

賀李丞相冬啓

史書雲物紀麟筆之五年復見天心驗犧經之七
日某官精忠許國巨業濟時遇事見哲人之難以
身任天下之重險夷一節出處兩全商鼎益梅夢
昔形於帝賚周詩哀繡人咸跋於公歸履茲長至
之辰宜納朋來之慶某職居佐郡禮廢稱觴輒布

露於天書莫趨陪於丈席

賀新憲啓

光膺宸詔榮領憲權當袍鼓之屢鳴恨繡衣之未
晚某官當朝雅望濟世通才被淵衷特達之知屬
要路踐揚之夕猷為藹著委寄彌隆當茲多事之
時出領持平之任論刑推恕寬申畫地之囚稔惡
必誅威懾潢池之盜方依鴻庇尚阻鳧趨徒引領
於行臺敢馳誠於尺牘其如祝頌曷慶敷宣

賀謝參政啓

顯奉明綸入參大政人惟求舊宜居輔弼之職民

具爾瞻益見廟堂之重某官襟懷玉粹識重淵深
騰聲譽於妙齡揭表儀於當世涵泳聖賢之道臻
厥大醇發揮盤誥之文極於深厚久翱翔於禁從
暫偃息於候藩辰告屢聞民謠藹著世屬艱危之
運朝思開濟之臣帝曰俞哉誰如公者趣賜銜車
之召崢膺宗伯之除位高而色彌恭才大則任斯
重果符睿柬擢貳政機忠謹在朝可沮淮南之議
威名繼世佇收淝上之勳協濟中興益觀遠業某
儒宮晚學海郡微官當整飾之來歸獲望塵而贊
見屢陪末席款奉清言側聞宸命之頒實倍常情

之喜長裾可曳莫趨元禮之門闌短幅交馳深愧
子雲之筆札

回耿龍圖啓

伏審高軒壓境方竊喜於望塵專价踵門猥先蒙
於折簡禮乖常分愧集微躬某官識量淵深風神
粹美道術逢原而自得聲名欲隱而彌彰秀發妙
齡顯躋華貫風雲際運熙朝獨步於要津父子傳
經後學飽聞其餘論久翱翔於禁橐暫均逸於祠
宮壯猷壹鬱而未施雅志雍容而有在艱難避地
仲宣聊寓於荊州密勿字關賈誼行歸於宣室瞻

承伊迺慰懌可量

賀宣撫李相公啓

拜命行朝宣威南裔輿情均慶否運潛消竊以點
虜不庭兵無虛歲中原失御禍徧九州方困憑陵
靡皇經理眷乃長沙之地莽為群盜之區天誅以
遠而未加克焰莫懲而愈肆阻湖湘而自固據城
邑以相殘固欲安之每軫淵衷之念其誰任此僉
云舊德之宜某官佐佑三朝儀刑百辟揔戎疆場
遠過於長城決榮廟堂匪資於它相念艱難而守
節不變處進退而惟道之安久均逸於殊庭爰專

征於外間兼制嶺南之地更分麾下之兵幕府肇
開坐致英髦之集戎旗所指遙知氣稜之清乘茲
破竹之機孰遏建瓴之勢益隆勲業再關鈞衡固
中興不拔之基為四海更生之福某猥居官守側
聽除音知公論之攸歸竊私喜而不寐徒得君重
諫密簡於帝心無以公歸願亟符於民望

賀翟叅政啓

顯奉綸恩入叅機政人心胥穆國勢增隆竊以季
梁在隨強敵聞而不伐王導輔晉有識知其無憂
歷觀世道之興衰實繫人材之用舍天其靖亂時

則得賢某官造道闕深挺材剛特飛英聲於四海
 結睿眷於三朝鼇禁再登共識王言之大虎符屢
 剖獨推治行之高持橐有年挂冠未老起佐多艱
 之運荐膺求舊之圖三聘肯來人快爭先之覩一
 言默契上興見晚之嗟益聳民瞻進陪國論經濟
 諒行於素志扶持立底於昌期關某字關二光儀逝聞
 明命進由儒術竚觀致位之榮關四字寧愧書
 門之誚

謝李叅政舉知己啓

夙荷見知常許成風之劉遽蒙論薦過形推轂之

言揆實無堪近名增愧竊聞君以任人而逸國由
 得士而昌矧茲多事之時尤資群策之助洪惟上
 聖務濟丕圖念皇祖之貽謨閱近臣之奏藁謂孟
 軻之言一善如宋玉何若陳襄之引群賢有温公
 者遍咨迹列咸舉所知慨嘗膽以思危賴同心而
 底治想其風采方傾卷如饑渴之懷辱在搜揚
 宜得聲之真英豪之士如某者自守拙直無它技
 能早惟經筵之耽晚悔儒冠之悞魚緣末宦奔走
 四方梁竦嘆州縣之受恩敢以艱難辭事豈期慰
 薦俯及庸虛某官黼黻皇猷權衡士類雅抱每存

於謙挹清流皆喜於攀依品題所加名譽增重攬
英髦而列上仰副旁招置愚陋於其間恐塵清舉
出於過覆何以仰承某敢不蚤暮以思視履惟正
塗雖窮而益勵時苟至而則為奮不顧身誓不羞
於前烈伸於知己輒自見於一言

賀呂相公啓

恭審某官顯奉制函入持魁柄凡搢紳有識之士
莫不傾耳拭目以俟復平之期若問蒼無知之民
亦皆延頸改踵而起更生之望蓋以狄人之内侮
實乘中國之久安二聖蒙塵累年於此至尊嘗膽

惟日以之思得非常之材叶贊中興之治某官閣
下氣鍾英特德蘊忠忱學博綜於古今識徧周於
夷險值艱難之厄運荷密勿之深知股肱之力為
多社稷之功莫大旄頭盡落無復彗於紫微義馭
再升遂安行於黃道荐膺圖任益罄謀猷用能身
任安危不以賊遺君父將壇暫建捷奏交騰周公
東征既有四國是道之詠宣王北伐可無萬拜為
憲之臣還冠通聯適觀遠業人神必將開泰夷夏
咸以歡呼整頓乾坤關賴經綸之手光輝竹帛載
惟雅頌之音某久託帡幪猥叨齒記念先公之在

日嘗辱交遊偕同產以登門仍加慰薦况遇旁招
之且適茲自效之秋其為歡欣實倍倫等

到任與祖漕啓

守拙杜門久臥桐孫之圃叨恩佐郡竭來荔子之
邦仰由推挽之私更記併懷之庇某官道窮閭域
丈富波瀾持身凜剛毅之風接士見温恭之色早
冠天庭之第獨深宸扆之知旋駕說於杏壇荐叅
籌於槐府清散藹藹要路駸駸獨當艱棘之時出領
轉輸之寄蓋六龍駐驛地益重於全閩而四牡觀
風恩獨榮於故里俯憐踈迹曲賜吹噓某敢不益

勵操脩恪勤職守匪悅干時之譽庶逃竊祿之羞

賀漕侯即中啓

睿恩中發使指外移願休關之惟均示光華之益
遠某官材推英特識妙機深蚤馳譽於簪紳久踐
揚於中外暫輟荆襄之節來持閩部之權易地皆
然無施不可登車攬轡夙有志于澄清尔界此疆
固靡聞于惡斲即觀奏計別於圖功某自揣踈庸
方祈覆護阻趨門而面賀徒伏紙以神馳

賀新漕徐學士啓

光奉宸恩遠將使指輶車壓境列郡趨風某官德

宇靖深才鋒淬礪夙著清朝之譽荐膺當宁之知
擢自州符峻持漕節屬寇攘之甫定念兵食之猶
繁餽餉連年豈有^關之粟流移失業更多白著
之科事固從權民實重困經畫政資於善計艱難
庶底於昌期某託庇之初效官有守輒脩辭於慶
牘莫敢進于賓墀

賀新任梁提舉啓

光奉宸綸出將使指重摘山之寄委增衣錦之榮
現某官材應時需識周事變騰一時之妙譽結當
宁之深知適茲艱難屢司煩劇已懋飛芻之績更

宣持斧之威事有甚難每責成於倉卒才無不可
故所至而優游暫弭節於周原行召還於宣室某
效官有守趨賀無因嘗叨半面之知喜託二天之
庇

賀知泉州通交代啓

萬里還朝殊之觀風之效一麾得請俾為將母之
行已蒙吹借之私更忝交承之幸共惟某官氣函
剛大學造精微皇王國之羽儀抑士林之軌
則蚤逢盛際荐歷要塗譽望甚隆共仰卿材之美
行藏自信益知吾道之尊頃借重於侯藩復就移

於使節上心簡在輿論攸歸攬轡登車暫展澄清
之志簪筆持橐行趨禁近之聯某夙荷爰知尤深
願頌門闌伊通即詣道舊之懽缺四字顯企告
新之政

代與趙待制啓

宮使待制襟雲粹靜業履光明蚤登清要之塗特
注顯昂之眷雍容蘊藉綽有名父之風獻納論思
深得近臣之體久茲均逸未副僉俞仲宣聊寓於
荊州賈誼行歸於宣室後欠
宣
代與趙提舉啓

提舉博士器資凝遠業履光明清名夙冠於士流
古道益尊於師席膺臨遣增重使華幹山海之
羨饒供國家之調給政資儒雅庶達經權休聲已
著於外臺召節行歸於中禁

代與江給事啓

官使給事學窮損益知達經權早登清要之塗特
注顯昂之眷優游瑣闥備殫獻納之忠偃息藩方
綽有循良之譽久茲均逸未副僉俞

代與李丞相啓

巖石具瞻久仰威名之重龍門阻越未親顏色之

温敢通咫尺之書少布腹心之蘊共惟宮使僕射
相公道推先覺望重本朝孟荀為儒者之宗伊呂
乃聖人之偶錫胡外侮銀危永賴於壯猶矣運中
興首登于相運化鈞陶之上救民水火之中
中險阻荐更忠誠自信出處動四方之耳目語言
為今日之興謨卓尔元勳渙乎百世暫均休于祠
館俄借重于侯藩周公居東既有四國是道之詠
宣王復古可無萬邦為憲之臣佇冀衮衣之歸式
符寰海之望其猥以凡末誤膺使令雖智力之自
殫嘆事功之難立荏苒歲時之久蹉跎毀譽之間

後關

代賀范叅政啓

肅聞明命登用真儒國是所歸人心胥悅共惟某
官秉心端慤履道深醇皇天陞之羽儀侃士
林之準則頃從瑣闥進直北扉雖駟膺神聖之知
寔久繫中外之望審成敗安危之會罄論思獻納
之誠決機一言除患百世伍符尺籍異太阿之倒
持悍將強藩無四牡之項領由播告之旨不匿故
遠近之聽咸孚是宜益聳民瞻越陪國論真才既
不次而用素蘊必度宜而施裁議于中何愧唐朝

之內相指縱有自終為漢室之宗臣天既有開事
無遺料其奉祠屏虔聞報後時望兩地之深嚴莫
俯廢禮承之天之庇獎彌劇懽情

屏山集卷第九

祭文

祭翁殿撰文

堂堂老成國之龜玉進則光朝退斯美俗天其靳
耶奪之何速嗚呼哀哉惟公之質嶽重海渾學窮
古書道通聖門本朝取士科張甲乙偉人巨公皆
此塗出公亦欣然飛聲騰實賢俊之關圖書之圃
孰游其間惟德之懋公亦欣然來為領袖懷紱承
流乘輶光遠時以外移為仕之蹇公亦欣然屢膺
臨遣愠絕三已榮輕九遷浮雲卷舒何往不安公

亦欣然老於祠官惟公行藏曰有義命物智時機
無心而應藁笈探玄麟經纂聖得意忘年怡然處
順惟我小子與公同鄉交舊年契奕葉有光晚獲
從公素心始償見必我留宴笑坐傍公雖病矣神
氣內強袖手不言色惠滿堂大化密移遠遊不復
壽格睟容悶于一木楚些徒招秦詩莫贖設醴陳
殽文以相之誠可達幽公其亮之

祭翁即中文

嗚呼文人才士天所惜耶幸而有之何多厄耶將
理有乘除而物無兼得耶抑人衆者勝天而造物

不能與之爭力耶嗚呼孰謂吾邦遐荒陋僻人物
之奇而有士特自謂兒時已驚超逸士友咸曰是
必將耀乳虎之闌班奮雛鸞之羽翼也游宦平生
聲華籍籍倚堅而摧履坦而踣盱圖則多十不酬
一士友為之說曰大器晚成彼銳進速騰固旋敗
而亟失也濬海崇山筆無勅敵才者疾其勝已不
才者疾其輕已白首窮年流離竄斥嗚呼今者死
矣曩說不讎皆拂膺而為之太息也然而士特之
文角立傑出羅萬象乎筆端煥丹青乎曾臆它人
岳鳴我則雷驚它人杓盈我則川溢生乎以此潤

身死乎以此垂名造物之遺士特者厚矣彼窮達
信黃梁之夢壽夭同白駒之隙也失之錙銖者泯泯
如彼得之丘山者永永如此較輕重於斯言則九
原可以自慰士友可以亡戚也

墓銘

致仕祝君墓誌銘

紹興三年三月六日致仕祝君卒五月六日塋土金
相山之原其孤可久來請銘祝君余之父友也其
孤又余姊婿也來請銘以姻舊之故也而不辭所
以終我祖我父之惠好也正議公曩遊學時忠顯

公侍君之諸父深相交結傾蓋遺縞不足諭也正
議曰他日無忘祝氏忠顯公既達結昏馳爵光其
子孫君亦繇此通班朝著示不忘也今君之死余
又銘之以申前志以敦外姻以昭潛德以慰孝思
也有是四者斯可為銘君諱祐字彥將信州鉛山
縣紫溪人也曾祖虞祖仁霸父世昌君少時刻勵
思自奮致而宦學齟齬皆不得其志焉初任吉水
縣歲飢多盜捕獲填圉吏白君曰正盜之罪法
應受賞君曰道堦相望官弗加恤又忍峻刑而資
吾進身耶盡釋之白郡守賑給之境內多全後

任福州福清縣主簿監建州寶瑞場當路者薦其
堪事君曰僕僕不已又將何求遂挂冠而歸自是
脫略世紛寓意於酒朝醺暮酣不見醒容時與賓
友獻酬盡懽或悠然獨酌賦詩長嘯所居有泉
之勝君躡履曳杖徜徉雲間人識之曰此醉仙也君
在燕間寵光時至可久立功西乞回賞以授君
牙緋朝廷許之青紫侁侁環戲膝下鄉黨以為榮
觀君寬仁樂施湍川為梁如已思濟病者與藥如
已獲慶晚歲絕粒益幸酒美疾遂臻臨絕之際取
以訓勵其子孫者皆厚德之言也悲夫君享年六

十有六娶周氏生二子曰可久武功大夫貴州刺
史主管潭州南嶽廟曰可大承信郎二女長適進
士黃敷次適余翬孫男三人孫二人彭年松年皆
將仕郎皆尚幼銘曰
是非喧喧以醉為藩名奔利馳以醉為歸蹈世紛
而不染葆天光而自熙所謂德全於酒者惟君為
庶幾積厚不施嗚呼噫嘻

墓表

處士劉公墓表

劉氏居建之潭溪九世餘二百年矣其初京兆萬

年縣人唐僖宗時有為將軍者歲久名逸五季亂子諱庸者南遊獵較於此愛其形勝因家焉今推為始祖以其近而可攷也皇考忠顯公曩使關中嘗訪京兆劉氏僅有存者某雜著譜牒諸書劉氏陶唐系也自元王交封楚居彭城支派最衍今九大族並出元王之後唐史譏言劉采悉出彭城非也京兆劉氏迺九族之一周有石州刺史懿隋有上柱國韶唐史有民部尚書文靜自文靜子樹義而下未詳其繼惟我始祖之居潭溪也蕩拓焚拂以啓山林二世而廬室完三世而田疇闢庸生光位

光位生玉玉生文廣文廣生朝議公太素於是崇禮文篤經術謹遊從厚風化是載是循久而弗怠識者知其後之必大也公諱民覺字莘材朝議次子也恪紹前脩濃薰泛挹早自知名正奉遊學時普寧暨夫人老矣公常留侍以故不遑科舉之事夫人年九十六而卒公始終孝養敬不弛顏既葬結茅罄哀鄉評尚之耆老聚而請曰非公孰為吾黨指南公據師席二十餘年育英導秀多所成就忠顯之守會稽長樂也常迎公就養二郡江山大有佳處公從羽流衲子逍遙物外時忠顯公欲請

於朝官之公曰衰朽那復此意若欲亢宗則夫二
子在蓋其恬曠自適世網莫之能撓也公為人淳
樸謙厚温温然常以和畀人人皆樂親之內蘊雖
深若不叩擊似不能言者紹興改元寇作里中騷
動公時已卧疾扶輿適上饒慈氏寺以其年十一
月十五日卒享年八十四公娶吳氏司業著之妹
也二子曰聽曰鞞皆將仕郎惠顯公馳爵遵前志
也一女適進士吳敏脩孫男子斐子翌以紹
興三年八月乙巳歸葬于壽口之原吳氏後公十
二年卒享年八十一又三年乙丑十一月乙酉合

墓焉壽口潭溪皆在崇安縣開耀鄉云畢事叔父
命某為文表墓姑紀其實以曉方來非敢私親而
侈也辭曰
谷變陵遷山摧石泐死而不朽兮潭溪老人居此
室
處士祝君墓表
惟我皇祖宣奉公以道術為東南儒宗著錄之士
悉皆名流君嘗受業焉蓋挹學海之波瀾玃詞林
之枝葉者也時皇考忠顯公在膝下與同研席者
甚衆雅奇君因定交焉君業成遊上庠久之會親

疾慨然嘆曰竭力為養是亦孝也何必三釜耶拂衣而歸自是克勤幹蠱祈寒燠暑無巨細必親人以為難君安而行之君天資孝友遇人以誠內和而外剛士無賢否皆樂親之而有所憚或有缺行惟恐聞於君君聞而愧切之必改也君隱耕餘數十稔攻苦食淡家貲遂豐然於貧窶時亦賙貸有足大者至於拓險徑造飛梁稍便於人傾橐不吝晚歲即游岸鄉造別宇幅中杖藜將終世焉俄以疾終時建炎三年秋八月五日也君平生喜學已雖不達訓子弟益勤厚禮館置名儒故祝氏為學

者皆有師承而子自稱最自屢擢薦翱翔國學識者謂將大君門必自自則君猶不亡也君諱奕字彥思姓祝氏信州鉛山人曾大父虞大父仁霸父世昌初娶余氏終娶周氏四子曰中立曰天與皆早亡曰自曰自一女適進士傅衮孫男女八人君享年六十有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葬于邑之芭蕉塢自來請文某視君為丈人行雖遊宦契闊猶及識君也然安能窺君之所存哉以宣奉公道術之奧忠顯公名德之重而君從之遊且款密焉是必有大過人者因攷君行實涕泣而表於其墓曰

嗚呼君之賢可稱也哉大可悲也猶幸其有以少慰也君之平生顯然可知者固可書也書之人故信之其賢已可稱而未盡也以君之才未盡見於設施驟而書之無所攷焉人誰信之懼人之不信而不書則君之所蘊終無得而聞焉此又可悲也古之士抱才理沒而後世知其賢者是或論其師友或觀其所以許與者或跡其為之傳記者因得以信之也後之覽斯文者由是而求君之所蘊焉則其賢可盡知猶足少慰也嗚呼君之賢可稱也哉又可悲也猶幸其有以少慰也夫

熊氏令人陸氏孺人墓表

建炎己酉歲余兄侍郎從戎川陝時余嫂熊氏已嬰病明年冬十一月十一日卒侍郎書來曰聞汝嫂計殮劇傷悼曩嘗憂其疾也屬吾在行不得視其棺殮故以是為恨也吾歸而葬之慰夫亡者又明年春三月二十七日余室陸氏病卒侍郎書來曰國事未濟懷恩則虧義棄成則失武一集吾私二疵深矣何以歸乎時方艱虞塗殯非策汝嫂汝婦可共營窀穸相地惟吉洵日惟良送終之禮惟盡則猶吾婦也於是葬于建州拱辰山開善寺之

東原熊氏建州建陽人故朝奉郎安行之女也慈
懿知書年二十為侍郎之配生二男五女長男珙
承務郎女恩娘尚幼餘皆早亡封令人享年三十
六以紹興二年十月十七日葬陸氏家越州左丞
佃之孫奉直大夫寘之女謙淑能琴年十八歸余
生一女失之享年二十四先熊氏六十二日而葬
畢事復于侍郎兄仍刻文以表之辭曰
熊氏居左陸氏居右異穴同丘辭詔厥後

屏山集卷九終

